

期九十三第

任主鶴獨



THE SCARLET MAGAZI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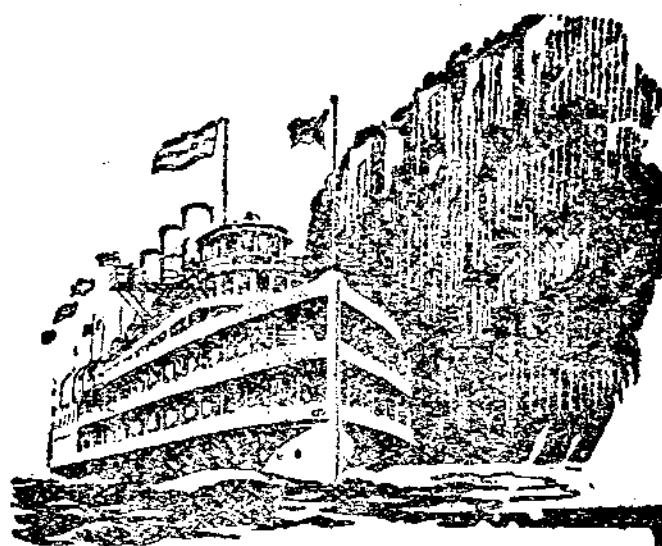
上 海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CHIENMEN"
GRANDE
CIGARETTES

大人物
吸大前門牌香煙

英華總經理公司
美英華總經理公司





國耻增刊

- 抵制日貨新開篇……金純女士
恥……程瞻廬
臥薪嘗膽室楹帖……屠守拙
國恥新道情……繆賊菌
亡國以後……周世勳
兩個感想……憶琴室主
不承認二十一條件……醒儂
救國寶塔詩（一）……盛蘭隱
救國寶塔詩（二）……夏志興

國耻增刊

這五月九日的國恥紀念。于今已是第八度了。年年紀念。不知紀念到何時。纔了。同胞們啊。大家快想法使他不要延長下去罷。 （濟羣）

國耻增刊



抵制日貨新開篇

金純女士

扶桑三島太猖狂。顧視耽耽似虎狼。二十一條無理甚。意思要侵吾權利奪吾疆。想當初大連旅順俄租去。中葉前清訂約章。說定年期二十。到後來日人佔去逞強梁。今年三月時期滿。那日人未准收回氣焰張。因此吾民無可忍。

共謀對付策從長。傳單各處紛紛發。警告同胞努力強。二十一條俱否認。同聲唱和熱心腸。奈吾政府多柔弱。呼籲無門最慘傷。因此上抵制舶來諸劣品。絕他商業最爲良。儂是區區愛國心未死。有一芻言請聽詳。便是那持之以恒。堅且忍。切休暴動起參商。萬不可五分鐘熱度。便成冷。被外人譏笑揶揄愧莫當。更有一樁緊要事。改良國貨責先倡。要曉得國家致富惟工業。人人要竭盡智能共助襄。得能夠出品精良。勝日貨。價廉物美共稱揚。來源自絕何消說。使得他有貨難銷起恐慌。旅大爭回條約毀。同胞方始慶安康。否則是空言抵制呼聲急。反將這國貨振興置一旁。取給無從購西貨。豈非是抵制日貨進西洋。利權仍失脂膏竭。榜樣朝鮮難免亡。願諸君斯言三復細思量。



廬·瞻·程·

國恥國恥諸君須把這個恥字細細的研究一下。

子。

這個恥字左邊是個耳字右邊是個心字耳朵裏聽着喪失權利的事都要一樁樁記在心裏心耳相連纔叫做恥。

恥心一萌羞得耳朵都紅了所以旁邊有個耳字可是光把耳朵紅了有甚麼用一定也要把這顆心紅起來永遠不使變色才算得是心耳相連呢紅雜誌出版以後會把許多紅心奉送諸君把一顆一顆都貼在方格子裏這是奉勸全國讀者把愛國的赤心都納在腔子裏和那野心國奮鬥而且每顆紅心上面總有一個刻痕(參觀每期附送之紅心)這是奉勸全國讀者把國恥二字深深的刻在紅心上面國恥一天不湔除這個刻痕也一天不得消滅諸君諸君莫辜負了紅雜誌附送紅心的美意。

莊子云『哀莫大於心死』要是這顆心沒有了那麼這個恥字便光剩了一個耳字無論

甚。麼。可。恥。的。事。只。會。聽。在。耳。朵。裏。卻。不。會。記。在。心。裏。左。耳。朵。進。右。耳。朵。出。這。隻。耳。朵。竟。似。『聾子的耳朵擺個樣兒』有甚麼用呢。人家在那兒大聲疾呼說得舌頭都痛他卻以爲絮聒得很只爲他光有着一隻耳朵人家的舌頭湊過去便變做絮聒的話字了人家把他插着草標當做豬仔賣他也願在鬪茸之中過活一些兒不識羞只爲他光有着一隻耳朵上面插着草標便變做鬪茸的茸字了人家把他打一下唾一口涎沫他依然在那兒打拱作揖只爲他光有着一隻耳朵加着一手一口便變做作揖的揖字了況且這個耳字當做語助詞用便是罷了的意思道一聲『死耳』便是死罷了道一聲『亡耳』便是亡罷了道一聲『做奴隸耳』便是做奴隸罷了可見心死以後恥字光剩着耳字一定變做了坐以待亡的模樣死也罷了亡也罷了做奴隸也罷了

甚麼叫做知恥心耳相連叫做知恥甚麼叫做不知恥光有耳朵沒有心叫做不知恥

閱者諸君都是赤心愛國的快把這個恥字細細的講給大衆知曉叫他們牢抱着這顆心不要和耳朵脫離關係



臥薪嘗膽室楹帖

屠守拙

內憂亟矣。外侮深矣。不圖振作曷克。生存此所以紅雜誌同人于刊行「赤心愛國集」之後。復有特闢「國恥欄」稿件之徵求也。某雖不才。旣忝爲國民一份子。豈能默爾而息乎。爰擬十楹帖以應徵。我全國最親愛之同胞。倘能勿嗤譏陋。采錄座右。或亦可稍資警惕乎。十二年五月九日一時守拙涕泣識。

據吾熱血

勝彼野心

常思亡國苦

切記戴天讐

勿可心非口是
務須身體力行

不願瓦全寧玉碎

應知國破卽家亡

克保民權克揚民氣

誓湔國恥誓振國威

數從前興亡都由自召
看最後勝利究屬誰歸

臥薪嘗膽室機帖

六

莫再受勢凌。莫再爲利誘。
弗仍存私見。弗仍尙空談。
驟突叫囂。逞意氣。烏能濟事。
堅貞強毅。矢精誠。必定成功。

從經濟上絕交。足制強隣死命。
於危難中奮起。好全上國生機。
得毋一暴十寒乎。願大家勇往當先。不撓不屈。
慎勿再衰三竭也。望各界堅持到底。全始全終。

稽首同胞吟

義紅女史

到期旅大不歸還。廿一要求髮上冠。稽首同胞四百兆。齊心收復舊河山。
臥榻之旁生覬覦。主人猶自睡模糊。一言道出雙流淚。老大東方痛病夫。
畢竟青年志氣高。游行演說競呼號。更看社會俱聯合。經濟開今先絕交。
拼教血染國旗紅。定使侏儒拜下風。從此堅持到底莫令人笑五分鐘。



國心新道情

繆賊菌

風雨三更酒半醒。斑斑血淚灑新亭。鬱弓欲射金烏墜。一曲歌成君且聽。

鄙人愛國男兒是也。系出皇帝。世居白門。學書不成。擊劍未精。雖不是華國之蠹。未能作雞羣之鶴。但是嫉惡如仇。愛國若命。只因大好中華。革新以後。不知振作。坐失機宜。禱起蕭牆。譏貽箕豆。把一個大好中華。躊躇得不成模樣。扶桑三島。侏儒苗裔。眼看着我們的錦繡河山。餓涎欲滴。得尺進尺。頻思染指。那年乘項城帝制妖夢。妄遞覺書。二十一條大肆要挾。一條條都是要我們中華民國做第二朝鮮。那時項城因為要帝制自爲。不徵民意。私相承認。但是民國政體。不經民意允許。根本不能成立。華府會議列強雖仗義執言。僂奴却無理取鬧。所以根本未能剷除。交涉尙須

續辦現在我們政府要求根本推翻實行親善主義那知他扳頭不攏白眼相加所以要發出二次通告再三要求任是交涉艱難總要堅持到底但是民國外交國民乃是主體雖有外交機關全仗民意後盾你看今天是什麼日期不是五月九日麼唉五月九日是什麼日期不是國恥紀念日麼交涉一日不了國恥一日不能剷除同胞同胞經濟絕交看是平淡無奇實在能制他的死命五分鐘熱度的這句語同胞是決不致爲他所料的還要鄙人曉舌做什麼但是各人要盡各人的天職鄙人既唱道情不得不胡亂編他幾首唱給諸公聽聽閒言表過且敲起魚鼓簡板聽我唱來

小倭奴太猖狂乘歐戰欺我邦覺書兩字名稱妄列強視線西方集威嚇中華手段強動員下令裝模樣袁項城醉心帝制竟不敢抵抗扶桑
念一條妄要求亡中國滅神州朝鮮第二言之醜新聞不許通消息吩咐交通檢電郵滅亡條件甘心受瞞着人暗中畫押籌安會依舊空籌
四萬萬主人翁聞消息怒沖沖人人熱血胸中湧滅亡條件誰承認預備征袍血染紅河山豈輕輕送橫磨劍大家磨礪不承認衆口相同

太平洋。會議開。提議案。巧安排。矮人魂魄飛天外。明知公理難容忍。識透財神只愛財。轉移直接來音壞。結果時未能圓滿。已虧了出使良才。
再提議。發國書。恨倭奴。竟絕裾。居然商榷無餘地。不經國會徵同意。無效。何能案久虛。絕交須要從經濟。五分鐘休貽譏笑。能堅持水到成渠。

這些言語君聽者不是閑饒舌。波蘭與朝鮮可鑒爲前轍。俺待一路唱這道情兒激起熱血也。



亡國以後

周世勳

地球北極有一個老大的國家。在我們中華民國十一年上亡去了。可憐他們全國四千萬萬人民依舊是糊糊塗塗在黑暗裏生活。並不知道什麼痛苦。惟有王國生可算得是衆醉獨醒中的一個血性男。

兒祇有他覺得亡國後種種不自由不快樂如同牛馬般的依人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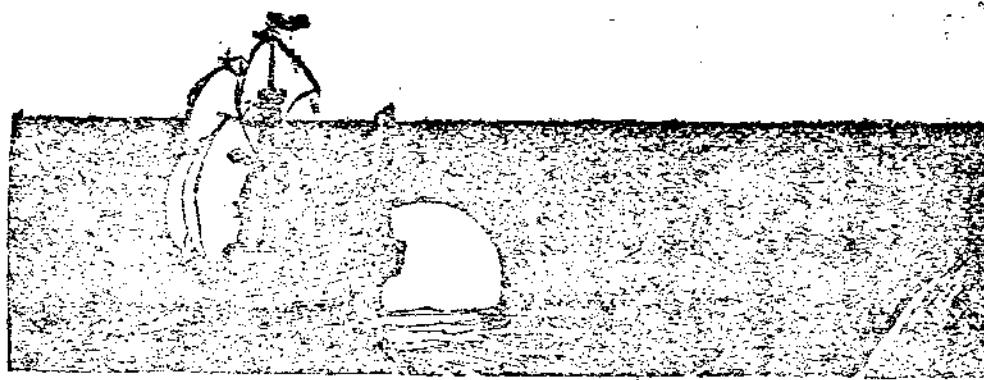
一天他流着眼淚對他的同胞道「你們醒醒罷」「你們醒醒罷」他一面說一面哭着指祖國的地圖給他們看嘴裏說道「你們看這一方地就是：

了」國生聽了這句話正好似沸油煎心肝腸寸斷了對他說「你們還想恢復自由嗎可是已經來不及了」頓時從心裏嘔出一口鮮紅的熱血來立刻暈將過去了嘴裏還是不住的問道「為什麼來不及」為什麼來不及

那警衛仍舊是笑嘻嘻的答他道「你們現在已經是亡國以後了」

：」一句話還沒有說完早有一柄亮晶晶的鋼刀架在他的頸子裏一動也不動他回過頭去看原來已經有幾個警察圍着他其中有一個笑嘻嘻的





兩個感想

下午六點鐘。我從公司裏出來。回到寓所剛才坐定。忽聽見隔壁有抽咽哭泣的聲音。接着又是壁喇壁喇撕布聲音。我很覺得奇怪。便悄悄的走過去湊在板縫中一瞧。原來是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臉上哭得和淚人兒相似。坐

在臨窗一張寫字檯旁。面前放着許多白紙。紙上疏疏落落寫了幾行鮮紅的字。旁邊坐着一個中年婦人。拉住孩子

的手。正在那裏替他

用布條包裹手指。一面哽咽着說道。好心肝。你不要發癟了。國家大事自有政府中人去辦理。你這點點年紀便急殺了。又有什麼用呢。好好的手指弄得這樣血淋淋的。怎不教我見着心痛。孩子聽了這話。益發放聲大哭。母親講的話。簡直

兩個感想

憶琴

兩個感想

一二

毫無價值。中國乃是我們四萬萬同胞共有的中國。國家受了人的恥辱做國民的誰不應該誓死力爭。你以為現在的政府靠得住嗎。他們少作些孽就夠了。別的不用說單就那最可痛心的二十一條而論。他們輕輕的畫了一筆累得全國人民奔走呼號了好幾年還沒有達到取消的目的精神上的苦痛總算受足了。現在國人下了最後的決心切實向日本要求取銷二十一條我年紀雖小也是國民一份子。當這生死關頭不由的熱血沸湧所以才把指頭咬破寫成傳單以圖喚醒國人止要求得精神上的愉快肉體上的痛苦又算得什麼呢我聽了他這番話。不覺渾身的汗毛一根根直豎起來正想再聽下去。

忽然樓梯一陣亂響和我同住的馬仲和來了。他見了我就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哀莫大於心死。國事不可爲了』我想我正在這裏聽講國事怎麼他也說國事。因問他此話怎講。他說我剛才到浴堂裏去洗澡碰到兩個死了心的狗奴。我當時聽了他們的談話。恨不得就賞他兩記耳光。才平我胸頭之忿呢。他那年紀大些對一個年青的說道清翁這兩天消息很不好。只怕旅大定准要交還了這件事於我們營業上很有關係。我很希望不能實現才好。那年青的道對啦。旅大乃是我們貨色進出口的根據地。倘若交還了那些沒腦子的學生們又要組織什麼。查貨團咧拒土會咧我們的生意當然不能順手。但

是日本人素稱強硬這次的交涉大約不會就這樣好說話吧我已有電報到東京去了看回電來怎麼講我聽到這裏肚皮已氣得要漲穿了所以連澡也沒有洗趕緊跑回來你想這兩個狗奴豈不是已經死了心的行屍走肉嗎

我聽他講完了又把剛才聽見隔壁那個孩子的話全來對照一下頓覺腦海中起了兩個感想就是這樣孩子的心爲什麼這般熱那兩個奸商的血爲什麼這樣冷究竟還是天性不同呢還是社會環境的關係

不承認二十一條件

醒·儂

有人問我近來各處人家的門上貼着不承認二十一條件紙條究竟是怎樣的二十一條人家多不承認他知道我因這個人問得出這一句話可知他的腦筋不甚清醒故用滑稽的譬喻答覆道那是我知道的待我來細細說給你聽

不承認二十一條件

不承認二十一條件

一四

- 第一條。要不許你自由自在的做人子孫也是一樣你承認得來麼。
- 第二條。要把你祖宗所有的產業雙手送給與他你承認得來麼。
- 第三條。要將你和妻孥老小一齊做他的奴隸你承認得來麼。
- 第四條。要把你所住的房屋反客爲主趕你出去你承認得來麼。
- 第五條。要把你站着的地皮不許你站平空若你起來你承認得來麼。
- 第六條。要把你所種的田他來收熟以後不許你種你承認得來麼。
- 第七條。要把你做的買賣他搶着去做以後不許你來過問你承認得來麼。
- 第八條。要把你所有的錢拿去若要用時向他懇求你承認得來麼。
- 第九條。要把你吃的飯碗奪掉若要吃時問他去討你承認得來麼。
- 第十條。要使你永遠在黑暗地獄裏頭從此受着他的監禁不許出頭你承認得來麼。
- 第十一條。要將你的喉嚨扼住從此不許逗一逗氣你承認得來麼。
- 第十二條。要將你的雙手綑住從此不許略動一動你承認得來麼。

第十三條。要將你的兩腳縛住從此不准跑一步路你承認得來麼。

第十四條。要將你的耳朵掩住由他幹着什麼事情一些也不使你聽見你承認得來麼。

第十五條。要使你的雙目不明任憑他無法無天你總沒有看見你承認得來麼。

第十六條。要箝住你的舌頭吃了苦不准說一句話你承認得來麼。

第十七條。要割下你的肉來一塊塊儘着他吃你承認得來麼。

第十八條。要抽你的筋儘着他抽並不喊痛你承認得來麼。

第十九條。要剝你的皮儘着他剝不敢倔強你承認得來麼。

第二十條。要割去你的心肝劈碎你的腦殼使你成一個無知無識的人由他播弄你承認得來麼。

第二十一條。簡直是要了你和子子孫孫的生命權利財產你承認得來麼。

那人聽得呆了好一會兒把舌尖伸了幾伸連連搖首說道那是萬萬不承認的那是萬萬不承認的怪不得人家一個個不承認他。

救國寶塔詩

一六

救國寶塔詩(二)

盛蘭隱

救國寶塔詩(二)

夏志興

瞧
好 不
惱 可 真
條 一 十 二
胞 同 我 束 縛
刁 奸 在 實 奴 倭
了 滿 期 連 大 順 旅
趙 奉 肯 不 故 託 們 他
交 經 濟 經 有 惟 他 付 對
老 到 持 壓 要 心 一 衆 萬

恨
本 日

人 種 倭

很 心 在 實

們 我 欺 處 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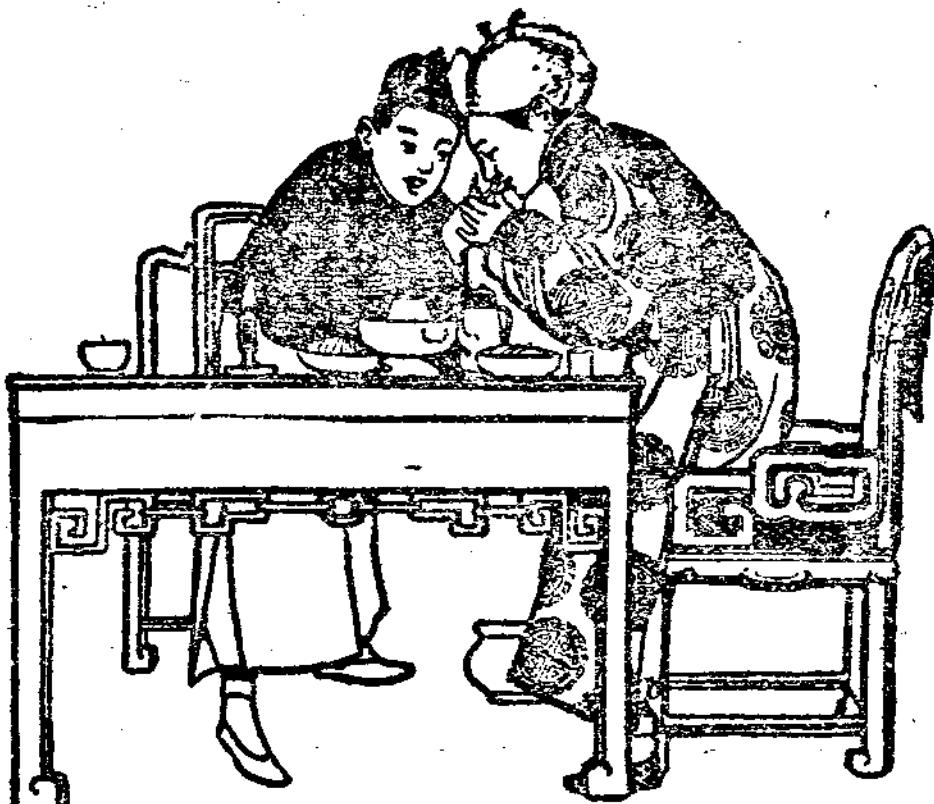
文 條 一 甘 把 硬

認 承 府 政 們 我 逼

奮 發 快 快 民 國 們 我

認 承 勿 萬 千 爭 力 死 誓

緊 要 最 貨 日 制 抵 胞 同 勸



諸君讌客時請
用長城牌香烟



中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



第三十九期 目次

長篇小說

江湖奇俠傳（第十回）（五張）……不肖生

■ 游戲欄

- 賊業專門學校教科書……徐卓呆
四封滑稽信……吳羣
哈哈談……程瞻廬
求幸福齋贊墨……何海鳴
桃花女兒傳……許瘦蝶
最新禁厭術……徐卓呆
垂楊談蒼……董巽觀
不知所云之廣告……夏耐庵
與古人同名之小說家……鄭逸梅
雨中游記……嚴獨鶴
塾庵閑話……繆賊菌

■ 短篇小說

曹大家參觀女權會……程瞻廬

小說院……趙茗狂
逃學教員……嚴芙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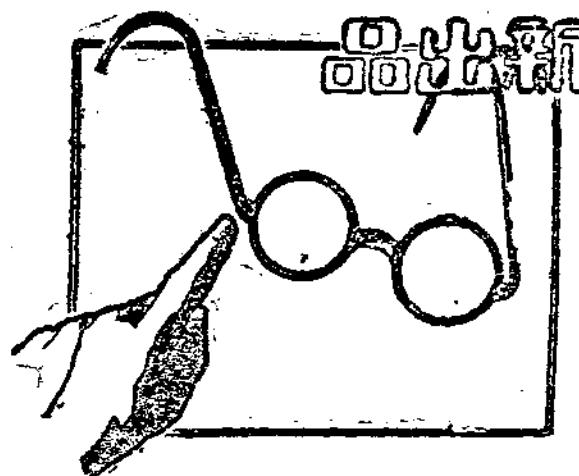
熱水袋……趙赤羽

生育改造家……吳覺迷

■ 長篇小說

新歇浦潮……海上說夢人
覆雨翻雲人情可畏
解衣推食友誼足多
第三十九回
雨中游記
塾庵閑話
繆賊菌

電鑲銕鍊



魯克眼鏡

遠 東 眼 鏡 公 司

◎ 上海大電話 < 中央七四六四二首南路馬三街新

本公司發明魯克式電鑲銕鍊眼鏡
耐用堅固輕巧合宜另又新出一種
(科學保光鏡)一副鏡架能掉多副
鏡片輕而易舉靈捷異常不論遠近
斜散等均可配合本公司且備有新
式驗儀械驗光主任乃係美國光學
專家專科債棱詳加檢驗故所製各
種科學眼鏡自能使戴者十分滿意
而補助目光之利益偉何如之



觀其目光精瑩笑容可掬而知檳榔嶼治街四十二至四十四號居住之黃亞恩先生乃係康壯之人絕不似年已屆五十之老者黃君係檳城著名業礦之金匠其所居在熱道且贍養室家經營生業所負甚重而體質健全如故其所以致此者據其自述乃由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增強其體力恢復其精神故也其自述云鄙人前曾患胃疾因礦工作過甚操勞過度照料工人計畫礦工事甚繁冗無暇計及飲食以致選擇不慎食不合胃致患胃症初覺壯

其體力恢復其精神故也其自述云鄙人前曾患胃疾計及飲食以致選擇不慎食不合胃致患胃症初覺肚腹絞痛食後更甚每飯之後必起嘔吐惟少飲流汁尚足免強且更難安睡以致體漸虧損難以工作余之友人乃是醫士竭力燭余

親聲稱
韋廉士

大醫生
紅色補
丸治愈
彼之胃
症且宛
似新造
之人矣

津腎至愈。余自覺可喜，蓋瘧能健全矣。腹痛停止，夜睡安甯，飲食有味，作事有興，宛似新人重生新世界矣。余之就痊，係友人所賜也。此後毫無疾病，精神充足，喜樂無比。且余之家庭現下有十四個小兒矣。凡血薄如水血液不潔所致各症，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力能清血補血，有速生新血之奇功，故均可治療也。由是法曾經治愈無數之患者。氣衰，腦筋殘弱，少年傷斷，胃不消化，羸弱骨痛，乾溼癬癩，脚氣，衝心等症。

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

何物可食如何食之衛生小書奉送

茲有精美何物可食小書如欲索取祈卽郵寄明信片至以上所列地址原班郵寄一本可也

者且對於婦科各症尤爲神效凡經售西藥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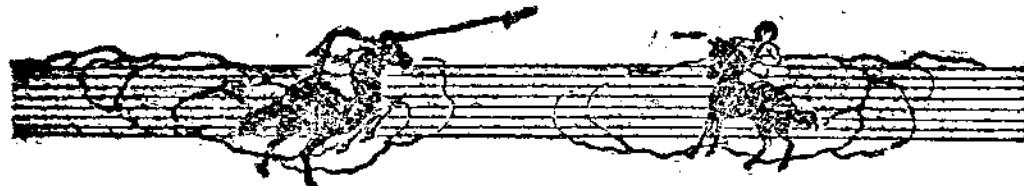
江湖奇俠傳

不肖生著 施濟羣評

第十回 木槍頭親娘餞別 鐵拐杖嫁婢無情

話說桂武聽了甘聯珠的話，口裏也連說這事怎麼了。甘聯珠躊躇了一會，勉強安慰着桂武說道：事已至此，翻悔是翻悔不了，惟有竭力做去。走的脫，走不脫，祇好聽之天命。逃是不能逃的好在父親和哥哥出門去了，若他二人在家，我等就一輩子也莫想能出這房門。桂武定了定心神，問道：父親的本領我知道是無人及得，哥哥的本領大約也是了。不得我自信不是他們的對手。但是他一人既經出門去了，家中留着的全是一些女眷，我就憑着這一條鐵棍，不見得有誰能抵得我住。你說得這般鄭重，畢竟還有甚麼可怕的人物在此？我不會知道麼？甘聯

珠道那有你不會知道的人物。不過你剛才不是說祖母會說要親自替你我餞行嗎？除了父親哥子就祇祖母是最可怕的了。你難道不知道嗎？桂武吃驚道：「祖母這們大的年紀？」祇道：「他走路還得要人攙扶。誰也沒想到他有甚可怕的本領！」甘聯珠笑道：「豈但祖母我家的丫頭都沒有弱的外人。想要憑本領打出這幾重門戶，可說是誰也做不到。你莫自以爲你這條鐵棍有多大的能耐！」桂武紅了臉，心中祇是有些不服，但是也不敢爭辯。甘聯珠接着說道：「你既向祖母說了，明日動身明日把守我這重房門的必是我嫂嫂。我嫂嫂的本領雖也了得，我門不怕他。他曾在我跟前輸過半手，便沒你相幫也不難過去。把守二重的估料是我的生母。他老人家念母女之情，必不忍認真。難爲我衝却過去也還容易，却是你萬不可動手。你祇看我的舉動，照樣行事。三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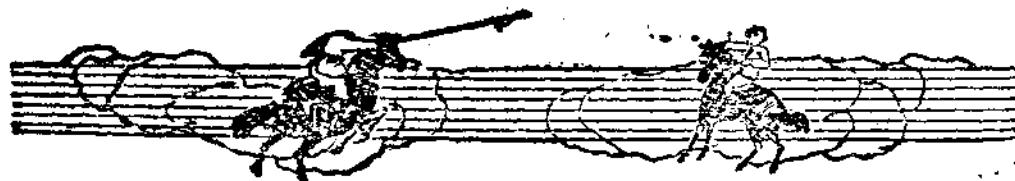
門是我的庶母。他老人家素來不大願意我一條槍。又神出鬼沒。哥哥的本領就是他傳出來的。我父親有時尙是怕他。喜得他近來右膀腮上害了一個酒杯大的瘡。疼痛得厲害。拈鎗有些不便。當我二人拚命的招架一兩下。是招架得了的。久了他手痛便不妨事了。最可怕就是把守頭門的祖母。他老人家那條拐杖。想起來都寒心。能衝的過去是我二人的福氣。不然也祇得認命。沒有旁的法。設你今夜早些安歇。養足精力。默禱九泉下的父母。保佑桂氏一脈的存亡。就在此一舉。桂武聽了。驚得目瞪口呆。暗想我在此住了這們久。不僅不知道這一家眷屬。都有如此驚人的本領。連自己妻子也是個有本領的人。尙一些兒不知道。可見得我自己的本領不濟。並且過於粗心。怪道那個肩兩隻鷹的老頭教我和妻子商量。照此看來。我桂氏一脈應該不絕。才有這

種異人前來指點。這夜甘聯珠催着桂武早些安歇。桂武那裏睡得着。假寐在床上看甘聯珠的舉動。祇見甘聯珠將箱篋打開。檢出許多珠寶。做一大包袱綑了。又檢了許多。綑成一個小包袱。才從箱底下抽出兩把雪亮也似的刀來。壓在兩個包袱上面。一會兒收拾完了。方解衣就寢。也不驚動桂武。武桂等甘聯珠睡着了。悄悄的下床。剔亮了燈光。伸手去提那刀來看。一下沒提動。不禁暗暗詫異道。我的力不算小。竟提這一把刀不動。還能使的動。兩把嗎。運足了兩膀氣力。將那刀雙手拿起來。就燈光看了一看。即覺得兩臂痠脹。心裏實在納罕。像聯珠這樣纖弱的女子。兩指拈一根綉花針。都似乎有些吃力的模樣。居然能使的動。這們粗重的兩把刀。麼我自負一身本領。在江湖上目中無人。幸得不曾遇着這一類的人。遇着了。就不知要吃多少的苦惱。一時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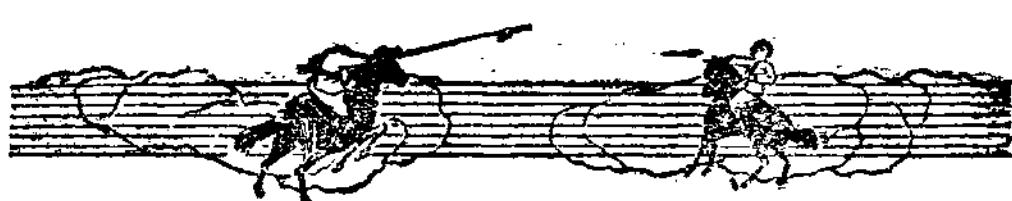


將手中的刀照原樣擱在包袱上。那裏能行呢。兩膀一發脹。便驚顫得不能自主。那刀沉重得祇往下墜。兩手不由得跟着那刀落下去。刀尖戳在地下。連牆壁都震動了。甘聯珠一翻身坐起來笑問道。不會閃了腰肢麼。桂武心裏慚愧得很。口裏連說沒有。甘聯珠拉桂武上床笑道。我教你好好生安息一夜。你爲甚麼要半夜三更爬將起來看刀呢。你聽。不是已經雞叫了嗎。桂武搭訕着上床。胡亂睡了一覺。已是天光大亮。二人起床結束。甘聯珠提了那個小包袱給桂武道。你把這包袱。驮在背上。胸前的結須打得牢實。免得動起手來。他礙手礙腳。這裏面的東西。夠我二人半生的吃着了。桂武接在手中。覺得也甚沉重。依着甘聯珠的話。結縛停當。一手提了帶來的鐵棍。祇見甘聯珠駁了那個大包袱。一手拈了一把刀。竟是絕不費事。回頭向桂武說道。你牢記着。祇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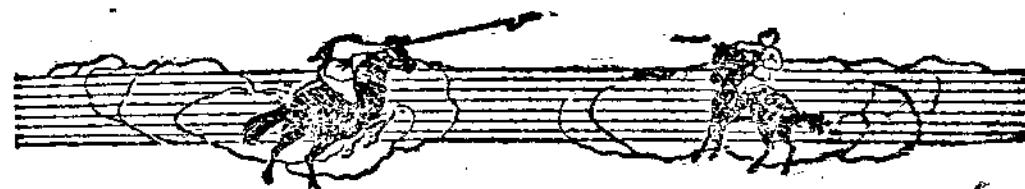
我的樣行事我不動手你萬不可先動手桂武此時已十分相信自己的本領不濟那裏還敢存心妄動忙點頭答應理會得甘聯珠將右手的刀併在左手提了騰出右手來一下抽開了房門的門隨着倒退了半步呀的一聲房門開了桂武留神看門外祇見甘勝的妻子青巾裹頭短衣窄袖兩手舉一對八稜銅鎗堵門立着滿面的殺氣使人瞧着害怕全不是平日溫柔和順的神氣倒豎起兩道柳葉眉用左手的銅鎗指著甘聯珠罵道賤丫頭戀着漢子就吃裏扒外好不識羞恥有本領的不須懼怯來領受你奶奶一鎗甘聯珠並不生氣雙手抱刀拱手答道求嫂嫂恕妹子年輕無狀放一條生路妹子報德有日甘勝的妻子那裏肯聽更厲聲喝道有了你便沒有我毋庸曉舌快來領死甘聯珠仍不生氣說道人生何地不相逢望嫂嫂恕妹子出於無奈桂武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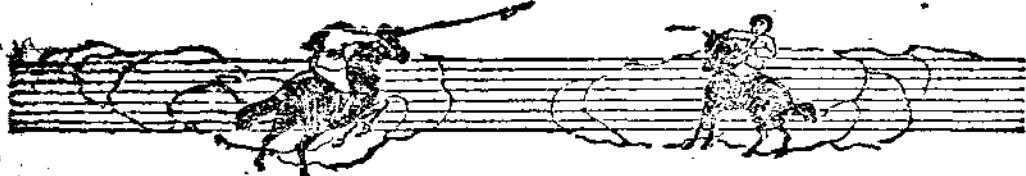
旁祇氣得緊握着那條鐵棍。恨不得一下將甘勝的妻子打死。祇因甘聯珠有言吩咐在先。不敢妄動。甘勝的妻子經甘聯珠兩番退讓。氣已漸漸的平了些。鎧頭剛低了一下。也是說時遲。那時快。甘聯珠已一躍上前。雙刀如疾雷閃電般劈下。甘勝妻子方悟到甘聯珠是有意乘他不備。自己鎧頭着了一刀。背被甘聯珠搶了上風。勉強應敵了幾下。料知不能取勝。閃身向後一退。氣忿忿的罵道。賤丫頭詭謀取勝。算不了本領。暫且饒你走罷。甘聯珠也不答白。見讓出了一條去路。即衝了出來。桂武緊跟在後面。回頭看甘勝的妻子。已香汗淋漓的走了。二人走到二重門。果是甘聯珠的生母。挺鎗當門而立。面上也帶怒容。甘聯珠離開一丈遠近。就雙膝跪在地下。叩頭哀求道。母親就不可憐你女兒的終身嗎。他母親怒道。你就不念你母親養育之恩嗎。桂武見甘聯珠



跪下也跪在後面。甘聯珠跪着不起。他母親撒手一槍朝甘聯珠前胸刺來。祇聽得丁當丁當一陣響。甘聯珠隨手將槍頭一接。原來是一條銀漆的木槍頭。槍頭上懸着一串金錢珠寶。被甘聯珠一手將槍頭折斷。那串金錢珠寶跟着到了手中。他母親閃開一條去路。二人皆從斷槍底下躡了出來。甘聯珠收了槍頭和金錢珠寶。直奔第三重門。他庶母倒提著一條筆管點鋼鎗。全副精神。等待廝殺的樣子。甘聯珠不敢走近。遠遠的跪下說道。媽媽素來是最喜成全人家的女兒。今日與女婿出去將來。倘有寸進。決不敢忘。媽媽的恩德。求媽媽成全了女兒。這次他庶母將鎗尖一起。指定甘聯珠罵道。家門不幸。養了你這種無恥賤人。今日我是成全了你。祇怕明日我甘家就要滅門絕戶了。我知道你的翅膀一齊就要高飛。但是你也得問過老娘手中。這個伙伴他肯。



了。方。能。許。你。高。飛。遠。走。呢。甘。聯。珠。又。叩。了一。個。頭。說。道。女。兒。便。有。天。大。
的。胆。量。又。不。曾。失。心。瘋。怎。敢。與。媽。媽。動。手。祇。求。你。老。人。家。開。恩。高。抬。貴。
手。女。兒。就。終。身。感。德。甘。聯。珠。一。面。哀。告。一。面。將。手。中。雙。刀。緊。了。一。緊。桂。
武。跪。在。傍。邊。見。了。也。緊。了。緊。手。中。棍。準。備。廝。殺。祇。見。他。庶。母。一。抖。手。鎗。
尖。起。了一。個。碗。大。的。花。連。聲。喝。道。來。來。我。不。是。你。親。生。母。不。能。聽。你。的。
花。言。巧。語。旋。罵。旋。用。鎗。直。刺。過。來。甘。聯。珠。一。躍。避。開。四。五。尺。雙。手。一。抱。
說。道。那。就。恕。女。兒。女。婿。無。禮。了。兩。把。刀。翻。飛。上。下。風。隨。刀。發。滿。地。塵。埃。
激。起。如。狂。風。驟。雨。如。萬。馬。奔。騰。連。房。屋。都。搖。動。起。來。桂。武。也。帶。發。了。性。
子。使。動。手。中。鐵。棍。爭。先。殺。上。一。來。欺。他。庶。母。是。個。女。子。一。來。聽。得。甘。聯。
珠。說。他。右。膀。害。瘡。所。以。自。己。的。胆。壯。起。來。一。鐵。棍。劈。去。却。碰。了。鎗。尖。就。
彷。彿。碰。在。一。塊。大。頑。石。上。一。般。鐵。棍。反。了。轉。來。險。些。兒。碰。到。自。己。的。額。



頭上虎口震出了血。兩條臂膊都麻了。暗地叫了聲哎呀。好厲害的傢伙。忙閃身到甘聯珠背後。甘聯珠一連兩刀架住了筆管鎗。向桂武呼道。此時不走更待何時。桂武聞言。那敢怠慢。一伏身從刀鎗底下躥出。第三重門外。祇聽得他庶母罵道。好丫頭。你欺你老娘。手痛如此。偷逃。看你父親哥子回來可能饒你。許你們活着。甘聯珠沒回答。撇了他庶母。也躥到外面。揩乾了頭上香汗。甘聯珠說道。我們須在此休息片刻。才好去求祖母開恩。他老人家那裏就真不是當要的。桂武剛才碰了那一鎗尖。出來自看手中鐵棍。已碰了一個寸來長五分多深的大缺口。棍頭也彎轉來了。不覺伸出舌頭來。半晌縮不進去。暗想聯珠說他祖母的本領更可怕。虧得我在他庶母手裏試了一下。不然若在他祖母跟前出手。真要送了性命。還不知道是如何死的呢。桂武正在思量。

賊業專門學校教科書

專

門

學

校

教

科

書

卓呆

第一課

入門心裏跳忙把袴兒撩

(解)掘了壁洞進去。萬一心中恐怖。胸間亂跳時。切勿慌張。速卽脫下褲子。露出屁股。蹲在地下。拉大便。一堆。於是氣平而火下降。心頭也不跳。可以從容動手矣。

第二課

賊業專門學校教科書

曹大家參觀女權會記

程瞻廬



冬烘頭腦的曹大家。自從著作了一部女誠。便博得了一個女聖人的頭銜。數千年來。只是俎豆馨香。稱道不絕。她在陰司裏。頓增了許多光寵。逢着閻羅夫人設宴。判官奶奶請客。一定尊她坐個首席。她便大模大樣的坐了。大有女界聖人舍我其誰的意思。她著作這部女誠的宗旨。是勸普天下的婦女。服服貼貼做那男子的奴隸。全書雖只寥寥數章。却有不可思議的魔力。從古以來。都把做金科玉律一般。看待。誰敢貶駁一字。可是她把普天下婦女的人格。降低了。她自己的人格。反而增高起來。她教普天下婦女。都做了奴隸。她自己獨

曹大家參觀女權會記

一

主人鼻息如雷。看他有無板眼。

(解)如果聽得床上睡着的人鼻息聲甚響。那麼必須依着他聲音的速度。用手來拍板。或三眼一板。或一眼一板。板眼不錯。確是真睡。萬一有脫板等情。那可見是假裝的鼻息聲。快些脚裏明白罷。

第三課

咳嗽不起床。拖鞋不出房。無風。窗自響。不逃要上當。

(解)外面一有聲音。房內就有人故意咳嗽。或有拖鞋皮之聲。這一

享受那女聖人的榮譽。她的幸運要算是很大的了。誰料到了近今的幾年俎豆不設馨香。不聞她的榮譽竟變做一落千丈。別說陽世沒人把她紀念。便是陰司有甚麼宴會。那閻羅夫人判官奶奶再也不去請她赴宴。却去請那英氣勃勃的秋瑾女士坐個首席。她心頭怎不氣悶。好好的一位德高道隆的女聖人。怎會冷落到這般地步。她自己也有些不信。她想陽世的婦女畢竟信奉些甚麼道德。難道另出了一位女聖人。益發比我德高道隆。因此把我曹大家壓倒了。麼。想到這裏。便離却鬼門關。到陽世來探聽虛實。沒多耽擱。早到了一個所在。只見大門上面掛着一塊女權會的銅牌。曹大家是個中古時代的人物。見了女權會三個字。再也想不出是提倡女權開會集議的意思。她思索了一會子。便顛頭播腦的說道。妾知此三字之用意矣。權所以知輕重。稱錘之謂也。歲計曰會計算簿書之謂也。大

定男人不在家。婦女虛張聲勢。咳嗽的決不下床。拖鞋皮的決不出房門。儘可放心。倘使風也沒有。門窗暗暗有聲那就不得了。趕緊逃走罷。

以上三課乃是該校一位尚未畢業的練習生。失落在我朋友家裏的。如有人要曉得這第四課以下怎樣。你們還是直接向這位練習生去要罷。我若再把他詳細記述出來。讀者一定要疑心我在該校執過教鞭的了。濟羣道。未畢業的練習生。是不是狗

「還是卓弗靈。還是半老徐爺。還是瞎三話四齋主。請你告訴我。」

四封滑稽信 呆羣

（一）濟羣致卓呆書

卓呆老兄。鑒承惠不知所云集一冊。已在紅雞誌三十五期內介紹。兄滿意否。此書裏封面所題『粗俗不堪』四字。署曰『作者自題』。弟以爲不甚確切。因從未見老兄寫過魏碑也。前聞天台山農云。尊夫人正從渠學書。

不絕。曹大家沒奈何。只得柔聲怡色的問道。請問兩位姊姊。此地是甚麼所在。招待員忍着笑道。此地乃歡迎女界的所在。曹大家把界字誤聽做誠字。不覺大喜道。此地是歡迎女誠的所在麼。妾乃創造女誠之人。有煩姊姊引入裏面瞻仰。則個招待員不便拒絕。只得陪着她進去參觀會場。曹大家行走的當兒。輕移慢步。裙風不動。兩個招待員都是賽跑的慣家。出名的飛毛腿也只得陪着她慢慢兒的走。心裏說不出的焦躁。好不容易捱到會場裏面。把她引入來賓席裏。方才透了一口氣。如釋重負一般。曹大家坐在許多女賓裏面。抬頭看這會場的房屋。建築得異常氣概。朝外搭着一座高臺。上面放着一張桌子。左右供着幾盆鮮花。她想。這座高臺是何用處。既不是高祖皇帝的歌風臺。又不是孝武皇帝的恩子臺。以意度之。料想是講經論道的所在。可見這部女誠。確係千古不刊之作。如日月之經天。

法。故依弟意武斷此數字必係尊夫
人所書。則不如逕署曰『作者的妻
子題』。反可與後幅『作者的兒子
畫』相映成趣。未審尊意以爲然否。

弟濟羣頓首 二月廿八日

(二) 卓呆覆濟羣書

老婆捉刀出版日即被胡寄塵看破。
你目光雖好已經太遲了。還有一件
事索性告訴你罷。繪畫的並非我的
兒子。乃我的女兒有種出種。我兒子
居然也會叫阿姊。捉刀介紹甚爲滿
意。但空氣須噴得法。否則偶一不

如江河之行地傳至今朝依然顛撲不破。因此建造起這座宣講臺。
作爲闡揚女誠之用。可與圓橋講道蘭臺研經。先後比美。此真妾之
大幸也。想到這裏却聽得叮叮噹噹一陣子的鎗聲亂響。她又默默。
理會道。這便是木鐸了。木鐸者。金口木舌。所以警衆者也。然而現在。
搖動的却是金口金舌和木鐸略有不同。嗚呼。鐸不鐸。鐸哉。鐸哉。她
摹仿着孔老先生鯁不鯁的論調。不住的自嗟自嘆。猛又聽得劈拍。
劈拍的一陣鼓掌聲。在這鼓掌聲中。早見一個亂髮蓬鬆的女郎。大
踏步跨上高臺。向着衆女賓鞠躬致敬。曹大家又暗暗的詫異。做女
子的該守內則之訓。雞鳴而起。櫛縱笄。總才是個道理。怎麼這個女
郎把頭髮弄得如飛蓬一般。却上前來見客。又見這個女郎脚上的
鞋子。把黑漆抹得亮亮的。却是光澤可鑒。不染一塵。她又很費一番
思索。怎麼這女郎只顧着脚上光滑。却不管頭上蓬鬆重其脚而輕。

四封滑稽信

曹大家參觀女權會記

六

慎由腸中向後門而出便成屁了。附奉『賊業專門學校教科書』一篇。乞收。

濟羣兄 吳弟叩 二月三十日

(三) 濟羣再致卓呆書

賊業教科書諒係老兄經驗之談。佩服佩服。(並非弟有意誣兄爲賊。因兄曾竊紅樓夢一段故也。) 雀夫人捉刀。弟亦於出版日看破。因無暇寫。信耳。噴空氣斷不會向後門而出。因有上文所云之茶飯隔住。也以後如有滑稽念頭想到。乞速錄付紅雜誌。

其頭可謂顛倒之至矣。便連連的嗟嘆道。與其光其腳寧光其頭。與其滑於鞋寧滑於髮。在這嗟嘆的當兒臺上的女郎向衆宣告道。今天開設的大會是要增高我女界的價值。發揚我女界的光輝。鞏固我女界的基礎。曹大家依然把女界聽做了女誠臺上的幾句話。彷彿把她的一部女誠大著作高高捧起。登着牛皮式的廣告。喜得他心花怒放。不住的亂點着頭兒。臺上女郎又說道。諸君。諸君。奄奄一息的女界。幾千年來沒有振作了。我們合該提起精神。把奄奄一息的女界。竭力的振作起來。替那几千年的女界。吐一口氣。那時臺下一片掌聲。曹大家也在那裏拍掌。却比衆人拍得加倍的響。原來她聽說要把女誠竭力振作。替几千年的女誠。吐一口氣。語道中了。她的心坎覺得這般快樂。真叫做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者也。臺上女郎又說道。若要振作女界。開宗明義第一。便要自尊和自強。曹

幸弗爲捷足者搶去。盼切禱切。專此。

卽頌

滑稽六王滑安。

弟濟羣滑筆

滑婆及小滑頭均此問好。

三月初二日

(四) 卓呆再覆濟羣書

濟羣兄。你今天還有工夫寫信麼。我實在無暇來擾亂你的心。你早些預備罷。你今天新聞報上小說家懼內記的禍闖得不小啊。當心些。無敵女士要興問罪之師了。我正在此替你着急。

、呆叩 三月初二日

大家暗暗喚聲阿呀。那便弄錯了題目了。女誠開宗明義第一章便說卑弱何謂卑古昔之時生女三日置之床下弄之瓦磚此乃示女以卑也。生男如狼猶恐如庭。生女如鼠猶恐如虎。此乃導女以弱也。怎麼不說卑弱却說自尊和自強難道臺上所講的女誠另有一種女誠不成。曹大家思潮起伏的。當兒臺上有許多說話大半不曾聽入耳朵。比及靜心聽時。臺上的女郎道。那萬惡的夫權一定要根本推翻。從來天賦人權一律平等。女子家也是頂天立地的人物。怎麼死心塌地甘受男子的壓制。曹大家亂搖着頭喃喃的念她的著作。道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夫者天也。天故不可違。夫故不可離也。又聽得臺上講道講到貞節兩個字。簡直不成了說話。男子妻死可以再娶。難道女子夫死不可再嫁。男子可以有三妻四妾。難道女子……曹大家把手掩着耳朵不去聽那下半句心裏。

濟羣道。那一個是無敵女士。我不認識我做的『小說家懼內記』是嚮壁虛造的。難道竟會有人出來承認。麼奇極了。奇極了。但是你的覆信寫得離題太遠。我也不覆了。

哈哈談

瞻廬

△食客三千

糜信人深入名山。訪問異人。可有什麼發財秘訣。傳授與他。訪了幾天。果然被他訪着了一位仙風道骨的異

異常的惱怒道。這般的女誠真叫做荒乎其唐唐乎。其荒者也。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倫之極則也。怎麼說夫可再娶。婦亦可以再嫁乎。又隔了一會子。彷彿臺上的女郎演講完畢。曹大家才敢把手從耳朵邊放下。却聽得女郎向衆說道。鄙人講的一席話。無非是尊崇女界的。意思。諸君倘有疑義。儘可向鄙人討論。衆人尙沒回答。曹大家竟首先發問道。姊姊所講之女誠。妾也不敏。實未之前聞也。妾竊有疑願。向姊姊而質問之。女郎沉着臉道。甚麼妾不妾女子家極該自重。不應自稱爲妾。貶損人格。曹大家不懂得甚麼叫做人格。依舊咬文嚼字的說道。姊姊既有尊重女誠之意。女誠開端便說卑弱。姊姊乃云女子家宜自尊自強。自尊則不卑。自強則不弱。恰與女誠中語背道而馳。敢問何說也。女郎厲聲道。你原來中了曹大家女誠的毒。曹大家是千古以來的罪人。這部女

人。糜信人怎敢怠慢。挿燭也似的跪將下去。撲通。撲通的磕了幾個響頭。抱住了異人的大腿。百般央求。定要學些發財秘訣。異人瞧了糜信人一眼。冷冷的問道。你的宗旨是想『你吃人家的』呢。還是想『人家吃你』的。』呢。糜信人正待要答。『我吃人家的。』可是轉念一想。覺得不妥。『我吃人家的。』是我靠着人生。『人家吃我的。』是人靠着我。生活與其。我靠着人不如人。靠着我。因此連忙改口道是要『人家吃我的』。異

誠。都是胡言亂道。害盡天下的女同胞。曹大家當面捱罵。氣得臉都青了。顫着聲調說道。姊姊好沒道理。怎麼罵起女聖人來了。女郎益發厲聲說道。甚麼女聖人。簡直是個女罪人。我把女罪人的罪狀一向你宣布。便知道這個女罪人罪大惡極。真叫做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不盡。呢。曹大家氣得話都說不出。只在那裏發抖。女郎又高着聲演講道。千古以來的大罪人。男有秦始皇女的。有曹大家。秦始皇用着一個弱男政策。燒盡天下的詩書。鎔盡天下的兵革。使那二萬萬同胞死心塌地。甘做帝王的奴隸。這便叫做弱男政策。曹大家用着一個弱女政策。剝盡女子的權利。挫盡女子的志氣。使那二萬萬女同胞死心塌地。甘做男子的奴隸。這便叫做弱女政策。秦始皇用這政策時。想保守他的萬世帝王之業。還有可說。曹大家自身便是個女子。她把女子弄得都弱了。不見得和她有

哈 哈 談

曹大家參觀女權會記

一〇

人。又。冷。冷。的。問。道。你。要。多。少。人。吃。你。
的。呢。糜。信。人。暗。想。靠。着。我。吃。的。人。愈。
多。那。麼。我。的。身。份。愈。高。資。產。愈。厚。了。
便。答。道。愈。多。愈。妙。異。人。沈。吟。了一。回。
起。着。兩。個。指。頭。兒。在。糜。信。人。頭。上。畫。
符。一。通。便。道。去。罷。去。罷。從。此。以。後。有。
三。千。食。客。靠。着。你。活。命。你。也。該。滿。意。
了。糜。信。人。好。不。快。活。暗。想。孟。嘗。君。有。
三。千。食。客。我。今。也。有。三。千。食。客。那。麼。
我。的。身。份。我的。資。產。竟。和。孟。嘗。君。一。
般。無。二。了。正。待。拜。謝。異。人。卻。不。料。異。
人。化。了。一。陣。清。風。早。已。不。知。去。向。後。

甚。麼。利。益。從。來。說。周。公。制。禮。無。非。幫。着。男。子。欺。侮。女。子。要。是。周。婆。制。
禮。便。可。替。我。們。女。子。吐。氣。了。惟。有。曹。大。家。偏。偏。不。然。自。身。是。個。女。子。
却。把。女。子。們。欺。侮。得。益。發。厲。害。同。類。相。殘。同。性。相。忌。這。真。是。天。地。間。
戾。氣。所。鍾。產。出。這。個。女。妖。魔。女。怪。物。做。盡。女。子。們。的。公。敵。諸。位。姊。姊。
妹。妹。子。細。想。想。痛。不。痛。恨。不。恨。呢。那。時。臺。下。女。賓。一。片。聲。的。喊。着。痛。
恨。痛。恨。還。有。感。情。用。事。的。怒。吽。吽。的。說。道。可。惜。這。個。曹。大。家。是。千。載。
以上的陳死人要是生在今世我定要寢其皮而食其肉這幾句激烈話却把座位裏的曹大家嚇得呆了暗想衆怒不可犯也妾其逃歸於陰司乎轉念一想又說不妨妾未通其姓未報其名又孰知妾爲著作女誠之曹大家乎臺上的女郎又道曹大家著作的一部女誠說甚麼女誠簡直是一部牛馬講義簡直是一部奴隸教科書其中荒謬之處指不勝屈我只揀幾句來說說她把夫婦平權的道理。

來糜信人竟把未來的孟嘗君自命。終日坐吃不務職業。眼巴巴盼這儻來的幸福。過了幾年。坐吃山空。便淪落在卑田院裏。求乞度日。衣衫褴褛。滿身都是蟣蟲亂叮亂咬。癢得不可。思議糜信人把衣服脫將下來。一五一十的數那白蟲。原來不多不少。恰是三千個。食客靠着。他生活。

△氣煞文豪

屠文豪搦管做文章。東塗西抹。不知說的是甚麼。識者見了。不值一笑。他卻十分自負。以當代著作家自命。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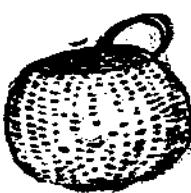
完全扶煞夫。對於婦名之曰御婦。對於夫名之曰事她。說『夫不御婦威儀廢絕。婦不事夫義理墮闕』。諸位姊姊妹妹。她把丈夫待妻用一個御字來解釋。這個御字用得何等刻薄。對待人類用不着御字。對待獸類却用得着御字。譬如駕着一匹馬。牽着一頭牛。韁繩勒住嘴巴皮。鞭着脊背才用得這個御字。她說『夫不御婦威儀廢絕』。那麼做丈夫的定要一手扯着轎繩。一手提着皮鞭。惡狠狠的把妻子當做牛馬般看待。才算是威儀不廢。經鑑似這般的女誠。不是成了一部牛馬講義麼。她又把婦人待夫。用一個事字來解釋。這個事字用得何等卑鄙。婦人對待丈夫。用不着事字。奴才服侍主人。才用得着事字。呼來便來。喚去便去。打時不回手。罵時不回口。這便是奴才事主的模樣。她說『婦不事夫義理墮闕』。那麼做婦人的定要奴顏婢膝的服侍丈夫。朝也請安暮也磕頭。打她時只說爺爺且請。

這不值一笑的東西鈔成一冊走到前輩先生的府上乞他下個評語。那前輩先生的眼光很高向來不輕易替人家批評文字。可是讀了屠文豪的著作那先生竟磨得墨濃繇得筆飽在冊子上加着兩行評語道『尊著不免自大一點以比古代恰居其中』屠文豪見了這個批評歡喜得甚麼似的竟有些頭重腳輕起來。常向人說道前輩先生的眼光真好。前輩先生的批評很是不錯。他雖說以比古我的文章近乎自大他又說以比古。

息怒罵她時只說奴罪該萬死才算是義理不墮闕麼似這般的女誠不是成了一部奴隸教科書麼女誠中最詫異最荒謬的便是把丈夫當做天一般的看待說甚麼夫者天也我見了這句話渾身都起着雞皮疙瘩虧她老着面皮寫在書上一些兒不怕肉麻要是丈夫可以算做天那麼終身不嫁丈夫的女子不成了永遠不見天面的人麼天是在人頭頂上面的女子嫁了丈夫難不成也把丈夫頂在頭上麼天打死人是不償命的難不成婦人被丈夫打死也不要丈夫償命麼似她這般的論調豈不剝盡女子們的權利挫盡女子們的志氣她雖是千載以上的陳死人沒法把她擺布不能夠寢她的皮食她的肉可是我却想得一個懲諭的方法最好覓取她的肖像把來鑄個鐵人天天跪在自由神前令她永遠受苦若說一時覓不到她的肖像我却又想得一個方法不妨把那崇拜曹大家的

代恰居其中。可見我的文章和古文相比。恰居中等。雖然比不上韓柳。卻也比得上歐蘇。這位前輩先生真是。我的生平知己。滑稽生在旁聽了。哈哈大笑道。屠文豪。屠文豪。你可吃了。前輩先生的虧咧他的批評是用着拆字格。分明在那裏罵你咧。他道。你『自大一點』。自字大字再加一點。湊合起來。不是一個臭字麼。他又道。你『以比古代恰居其中』。把比字替代。古字放在居字的中間。不是一個屁字麼。他道。你的文章是臭屁。你

女子算做曹大家的代表。攝取小影。鑄個鐵像。也是一樣的。方才向我質問的這位古董女士。她是極端崇拜曹大家的。我們不妨便把她當做曹大家看待。快取快鏡來替她攝個小影。女賓座裏的曹大家。喚聲不妙。立時化做一陣清風逃向鬼門關去。到得鬼門關却見劍湖女俠秋瑾領着一輩鬼界女同志打起提倡女權的旗號。截住曹大家的去路。既不能回陽。又不能返陰。進退兩難。把她着急得甚麼似的。畢竟怎樣脫險。在一枝筆實在想不出怎樣可以脫險的方法。只好由她一人去着急罷。



小說院

趙若狂

烏幼笙回到上海。沒有幾天創設小說院。這種聲浪。登時四下地傳。

求幸福齋贊墨

小 說 院

一四

卻道他的批評是你的知己……屠文豪聽了這一席話氣得要死。

求幸福齋贊墨 海鵠

近得美洲華僑寄來西文雜志多

種。并有已譯成華文之小品文字。

擇其數種有趣味者。送刊紅雜誌。

△賽腳會之獎品

巴黎舉行女子賽腳大會。赴賽之女子甚多。以腳之形式優美者居上選。與賽結果。美國跳舞家馬利安佛女

了。開去了。烏幼笙和小說院這兩個名詞也登時時髦起來。常掛在一般人的口吻邊。你道烏幼笙是怎樣一個人物啊。原來他在十年之前也是一位小說家也是一個依此爲生的文丐。後來因爲受不慣資本勢力下種種的閒氣種種的壓力。一氣而走南洋就與這小說界脫離關係了。當他臨走的時候曾對人說道我這一次到那裏去是懷有一種目的的。如果能天從人願發跡而歸定有一番大建設爲一般小說家吐一下子氣你們等著吧。

南洋本是黃金世界。烏幼笙又是懷有大志而往的。果然不出十年。居然一帆風順載著幾千萬的金錢翩然歸來了。大家一得這個消息。好似發狂一般鑽頭覓縫的爭著趕到他那裏去。不是請他入股。就是請他寫捐以爲他是一個擁有幾千萬資財的大富翁。多少總得點綴一下的。誰知幼笙倒也妙得很。竟一概婉詞謝絕並笑著對

士獲得頭名獎品。每日由該會贈送精緻絲襪二對。以送滿一年為度。其襪每對價值美金六元。一年之費亦頗不費也。

△臨死之結婚

美國芝加哥城有老翁曰士萬誠者。製造家也。現年六十二歲。與一年二十四歲之女子相識。已七年矣。雖有婚約。而未正式行禮。近翁忽患病醫者言。病勢極重。危在旦夕。翁意欲以遺產畀女。乃遣人召女至。語以將死。宜速行婚禮。俾可承受其產。女諾。乃

他們說道。這些事緩緩再談罷。我目下最要之急務。就是要創設一個小說院呢。這樣一來。小說院三字。登時轟傳於外。不過這個小說院到底是怎樣的一種組織。大家還有點莫名其妙。亦就眼巴巴的等著。望他早日成立。以便知道他個究竟。

一年以後。這個轟動羣衆的小說院。居然蓋造成了。開幕的那一天。烏幼笙發出了不少請帖。請大眾去觀禮。大眾懷著好奇的心腸。自然而然。然而往黑壓壓的。把一個會場都擠滿了。鈴聲一振。演台之上。走上了來了一個長身玉立的少年。穿了一身西裝氣度。很為雍穆大衆見了。便一陣子的鼓掌。又指著相告道。這就是小說院的創設人。烏幼笙。這就是小說院的創設人。烏幼笙到得台中。很恭敬的向大眾行了一個鞠躬禮。等待衆聲略靜。朗聲說道。今天本院開幕。承蒙諸君不棄惠臨。指教。那是我們很感謝的。不周之處。還要請。

求幸福齋贊墨

小説院

更召牧師來。時翁病困床上，奄奄一息矣。女遂在床前與翁舉行婚禮。禮畢，翁遂逝世。牧師又為翁舉行禱告。前後爲時僅一句鐘耳。

△汽車相撞之生產

美國積采埠有蓋恩約翰夫人者。自駕汽車行於街衢。忽與另一汽車相撞。時夫人懷孕八月餘矣。經此震動。即在車內分娩。適相撞之車。其中主人竟爲一著名之醫師。兩車既因相撞而受損。不能移動。該醫師即過車爲夫人接生。現母子均無恙。亦可謂

諸君原諒啊。如今且讓我把創設這個小說院的緣起和目下一切的組織逐一向諸君報告一下。諸君以爲何如？十年之前我處在資本勢力之下受了一種說不出的痛苦。覺得這樣下去終非了局。須得有個解決的問題。不但如是並須爲全小說界的人謀個解決的問題纔好呢。於是創設小說院這個念頭登時兜上心來而要創設這個小說院非具有雄厚之資財不可。當時南洋羣島固號稱爲黃金世界。我也就毅然決然的脫離了這小說界到南洋去了。十年以來幸運之神臨我居然目的達到了。握著三千萬的金錢歸來了。一到上海我別的事一點也不幹就忙著創設這個小說院。一壁購地建屋。一壁籌度規畫。雙方並進日夜經營到了今日居然也成立了。總算是一件幸事啊。如今聘請進這院中的共有小說家一百零八位。就是依照民國六十四年紅雜誌二千七百零一期中那張訂

巧遇矣。

△美國宴會中之麻雀牌

近來美國交際場中之士女俱喜以麻雀牌消遣。設宴之家每於請柬中書明「請攜麻雀牌」字樣。蓋麻雀牌來自中國收稅特重其價昂甚。作東道主者殊難購備多副故兼請客人携來。且麻雀牌之箱甚重。照最新風尚。美國女界每將臘脂香水香粉等化粧品同置於麻雀牌箱內。以為個人隨身出入之附屬品。雖重亦携之出入。不以為苦云。

正的小說點將錄聘請的所有海內鼎鼎大名的小說家差不多都在內了。可說得沒有遺珠的了。說著便向台前一指道諸君請聽。他們諸位不是都好好的坐在這裏麼。大眾起初進來的時候因為人擠得太多了所以倒沒有留心到如今聽得幾萬雙的眼睛都向台前望去。比從前的人瞧梅蘭芳還要起勁得十倍。以爲平日所欽慕的許多小說家如今竟得濟濟一堂。這真是千載難逢之機會。怎可錯過啊。此時烏幼笙又接著說道。小說家的第一樁苦處就是爲了家事分心。家中人天天和他要柴要米。教他怎能有心腸做得出好文章。所以本院定了一個章程。凡是聘請進這院中的並無等級。分每位每月致送薪水五百元。仍由院供給膳宿。這樣一來他們可無家事繁懷。自能全心悉注於小說了。小說家的第二樁苦處就是計字論錢。所以硬拉字數硬湊篇幅。這許多毛病就在這個上頭發發。發

桃花女兒傳 瘦蝶

吳門桃花塢有奇女子焉。莫知其所從來。亦不詳其姓氏。其爲人也風流。靡曼嬌豔。絕倫絳裳茜衣。脂融粉暈。若朱霞之超然高舉。過之者固不詫。爲美而豔喜。與美人名士論交。若前度劉郎重來。崔護渡頭桃葉扇底香君。皆有縞紵之雅。羣推爲瑤池仙品。非凡葩所可幾及。女兒恆於夕陽西下。時覩妝出遊。照影芳塘。婉變自賞。

生了我如今給他們的薪水。並不限他們交多少字。自然此弊可免。定有精警之作。做出來了小說家的第三樁苦處。就是成稿太速。沒有推敲之餘地。有的一日作八千。有一夜做一萬。如此怎有好的作品產出來。我如今並不限他們以期限。就是一年半載。不交一個字。也可以那總可從容的做些好小說出來了。小說家的第四樁苦處。就是居處太陋。斗室之中。吃也在那裏。睡也在那裏。有時還要加上些兒啼。女哭之聲。隣里訛諱之聲。心思早已亂了。頭腦早已昏了。還能做得出什麼好小說。啊。我如今替他們造了這麼一所的洋房。還小有園林之勝。他們賞心悅目之餘。名篇佳著。自會層出不窮的了。並且不瞞諸君說。小說家大概都講究飲食的。我所以已羅致了幾個名廚。以備他們不時之傳呼。小說家大概都喜歡美色的。我所以已購置了美女多名。分住院中各處。以供他們隨時之行樂。

間拾落紅沃湯，饑面容光煥，發神采。
飛揚習聞人言，女界欲求自由幸福。
非劬學不足以自立，乃偕李姑負笈。
從師願列門牆，以濬智識，期年而業。
大進復冥採哲學，得元都觀道士之。
指授能作古篆符籙，以驅邪魅，過鴻
山謁志勤禪師，暢談佛學旨趣，禪師。
因以悟道焉。女兒既明色空之旨，遂
欲從武林漁父入仙源，以避世。漁父。
詔以尙有豔遇，不宜消極，女兒乃止。
一日邂逅東方朔於途，女兒嗤之曰。
君目灼灼似賊，豈猶未改劣性耶？朔

這都是由我出錢並不要他們諸位掏一個腰包的。此外我還訂下了一條。他們如願出外遊歷的游資，准都由我供給。因為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纔能做得成好小說。游歷這一樁事在小說家講起來，倒亦很為重要。諸君以上所說，就是本院創設和組織的大概情形。我也不多說下去了。預計一年以後，定有不少名雋之作。一飽諸君的眼福呢！幼笙說的時候，每說完一段，一般小說家就歡呼一回，鼓掌。一回大眾也附和著，真是屋瓦都震。幼笙瞧在眼中，自然更加高興。更加得意。等到講完，大家又是一陣子歡呼。一陣子鼓掌。幼笙也就行了一個鞠躬禮，走了下來了。跟著又有幾位小說家，幾位來賓上去演說一陣，都是些祝頌的說話。也不必去細說。他隨後大眾又在院中四處參觀，一會真是美輪美奐，金碧輝煌，好一座小說院啊。一年以後，幼笙很高興的去查查各人的著作，誰知竟少得很。總計。

最新禁厭術

小 說 院

二〇

慙遁去。既而訂婚於西湖柳氏子眉齊肩並情好甚篤宿雨朝烟調脂潑黛享香福者三千年始獲一子曰蟠玉製紅綃慕護之愛玩以終其身世謂女兒家類多紅顏薄命若桃花女兒者伉儷情深茗華壽永亦何嘗薄福哉。

最新禁厭術

卓呆

著

起來每人竟平均不到一篇幼笙倒也不以爲意想小說本是很難做的如要經心的做起來一年的時間本來尙嫌不彀啊可是再一瞧瞧那些作品的內容覺得也平庸得很並無出色之處暗想定是他們過於矜持過於求工所以弄成這個樣子明年定有幾篇好的作品出來了誰知到了明年一查比上一年更少了這許多人一古兒算起來只做了三篇東西一篇是哀情小說是爲了院中一個美女死了而做的一篇是艷情小說就寫他老先生自己的風流韵事還有一篇並不是小說却是上下平韻的三十首定情詩大概這位先生還是有幾分良心的覺得面子上實在有些講不過去了所以就把這篇東西拿出來搪塞一下罷幼笙看了之後這纔把他氣得一個發昏章第十一暗想他們這兩年之內到底在那裏幹些什麼事情怎麼惜墨如金一至於是啊便去細細一調查纔知他們那

第一類

婦女避人拍照法

婦女至公共地方遊覽，往往有輕薄男子用拍照機向人攝影。萬一被其攝去，關係甚大。故婦女最為恐懼。即迅速趨避，亦難保不攝其後影。法於此人將攝之際，不妨正視鏡頭，扮一鬼臉。（能將兩食指重壓上眼皮梢，而兩小指擴大其口，則尤驗。）此人即能停攝，倘被攝去，亦非真面目。將來無甚危險矣。

婦女看影戲防人摸手法

輕薄少年往往於影戲場內黑暗中摸婦女之手。凶悍者高聲罵詈，亦不

班人差不多個個都要睡到正午十二點鐘纔起身起來。以後不是飲酒就是閒逛，再不然就去和那幾個美人打情罵俏，弄得一塌糊塗。實在沒有什麼工夫去做東西了。還有幾位先生不知怎樣竟染了一身楊梅瘡，終日只是臥在牀上呻吟。那是更不必說了。起了幼笙，調查明白以後，不覺大大的起了一種感想。想這班人真是生成賤骨，怎麼如此的抬舉不起啊！一會兒又恍然大悟道：「咳，這都是我自己錯了。見解生生的把他們的前途葬送了。小說這樣東西原和詩差不多的詩窮而後工。小說也是窮而後工。我於今教他們豐衣足食，一無憂慮，好似把他們的玲瓏心竅都把豬油塞住了。自然木木的發生不出什麼特殊的情感。那裏會有好的東西做出來？左不過是幾篇憶語體的哀情小說，肉麻式的豔情小說罷了。並且飽暖思淫慾，也是人之常情。他們安安逸逸的住在這裏，有飯吃，有錢用，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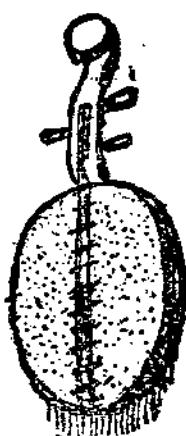
最新禁厭術

逃學教員

二三

體面怕羞者忍受而已。防之之法見旁有年輕男子時，卽念咒曰：「我手上生了個癩疥瘡瘻極了！」即可免被人侮辱之虞。念時須極誠心，有虛榮心者無効。

防陰人纏繞法



逃學教員

嚴美孫

男人被女人纏繞不清，到處跟來跟去，無法驅除時，見路旁有浴堂，即可入內。此法最為安全。夫有外遇而其妻寸步不離時，亦可應用。

火車電車中奪座法

火車或電車中不得坐位時，可立於

以下這兩句話，是我朋友婁毓卿常對人家說的。
『在小學校中而想逃學的，不是學生乃是教員。』

不限定他們做什麼事情，自然不知不覺的走到這條路上去。如果有一個人不是這樣倒巴巴的低下頭去做小說，那纔是獸子呢！不過，話又說回來了，這班人雖已成了院中的廢物，擋是不能把他們擋走了。因為這兩年之內，已把他們養成了一種依賴之性，懶怠之性，怎樣還能教他們出去再幹這賣稿的生活啊！罷罷，罷橫豎做這三千萬的金錢，不著養他們一世。把這小說院變成個養老院罷。

迎風之窗口或門口。口啞香烟吸之。

使烟灰火屑一齊吹入此人眼中。必可棄座而避。但遇帶眼鏡者無効。或念第二法中之咒語亦頗靈驗。

上車下車避擁擠法

上下火車電車時。往往後面有人用力擁擠。殊為危險。欲免此累。可念咒曰。「哈人在後面摸我袋裏鈔票啊。」念畢。背後之人必退。

退車夫法

火車抵站而乘客出車站時。往往有車夫一羣攔阻去路。攬生意。爭奪

人家聽了這兩句話。都狠奇怪。都要研究那教員逃學的原因。妻毓卿便向人家侃侃的說道。列位。但曉得我賦閒家居。不想我今年秋天也做過小學教員。咧。我非但是小學教員。而且又是一個逃學的小學教員。咧。那震夏小學的易校長是我多年的老友。今年秋季始業的時候。校中又特別擴充。另闢了女子中學的一部。原有的男女

小學。又添招了二百個學生的名額。因為學生增多。新聘的教員却也不少。內中有一個姓霍的教員。是女子部的教務主任。兼小學三年級的級任教員。開學的兩天。他因西瓜吃得太多。忽然腹瀉不止。因此不能到校。校中各教員的鐘點都已派定。不能更易。因此要找一個替人。暫時庖代。却是十分為難。因為上課的時間與有職務的人的時間。未免衝突。要尋覓一個既有教育經驗而又有空閑工夫的一個閑人。一時到那裏去揀呢。當晚易校長冒雨到我家裏來。把

行李。旅客苦之。驅逐車夫亦有靈驗。神咒如在上海北站可對車夫念曰。「到十六舖三只銅板」念畢。車夫必迅速散開。

來客久坐不去之驅逐法

來客久坐不去。有靈咒可以驅逐。應由主婦高聲在內念曰。「開飯了。」但不可當真開飯。否則遇想吃飯者。反致不靈。舊法由主人念「天將下雨。」但不合於二十世紀之今日矣。

避寫捐或借債法

對此二種人物不必念咒。祇須用靈

他的來意說明。要想請我暫代兩天。我當下便回答他道。我雖江湖混跡。像個馬浪蕩一樣。可是學校裏的教員。生平却沒做過。因為別種事業自己沒有真本領。儘可安分藏拙。惟有這教員。倘使沒有真本領。走到課堂裏。立刻就要露出馬腳。誤人子弟。還是小事。自己當場。出醜。怎樣跨得出課堂的門檻呢。老兄請你另請高明。恕我不能應命。易校長謙遜。以老兄的大材。別說是小學。便是教授中學的程度。也儘綽綽有餘。我既誠意到此。請你幫忙。何必定要這種虛偽的客氣呢。我當下拗不過易校長的請求。便勉強答應了。他臨走的時候。約我第二天早晨八點鐘到校。因為明天便要正式上課咧。我當晚睡在牀上。胡思亂想。狠難合眼。後來想到四書上那句『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的話。不覺起了內愧。我想像我這麼一個不學無術的人。自己要求師還來不及。如今居然老着面皮去做別人的老師。

符一道法由主人懷中取出當票一張即可驅退來人。効力頗大。平日懷中能常藏此靈符以備不時之需。則尤妥。

垂楊談薈

異觀

葡萄爲滋補之品。乾者尤佳。前某醫學報載。謂美國嘍哈愛嘍有名醫某。囑患病者日食鮮葡萄二磅。並須屏除麵包牛奶。患病者試之。竟不數日而愈。

師怎麼不慚愧啊。既而一想。還好還好。我教授的乃是一般小學生。他們所讀的課本十分淺顯。書的裏面決計沒有我識不得的生字。就是解釋方面像什麼『好哥哥好弟弟』。解釋起來似乎也狠容易。我這麼一想。纔略略放心。後來又轉念道。不好不好。像我這般的程度。教教小學生。似乎還彀得上。如今他們校裏不是又添了女子中學部嗎。倘使也要請我兼任教授。那可怎樣辦呢。幸而女子中學的程度。比男子中學的程度相差很遠。只要我把課中的生字先認熟了。大約決不會鬧出笑話來。想到這裏。我又覺胆大了些。

那天晚上。我因為亂想心思。一夜沒有好生睡着。到了早晨。反而安入夢鄉了。朦朧間恍覺有人用手推着我。大聲喊道。『婁先生。婁先生。』我睜開眼來一看。只聽那人又繼續說道。『婁先生！如今已敲八點鐘了。請你趕快到校中去上課。易校長特地差我來請你。

唐詩有葡萄美酒一絕句。此美酒之名也。但此酒亦係葡萄釀成。按葡萄含酵甚富。用以製酒。味厚而鮮。不愧美酒之譽。

葡萄初生三年後可雇一接花匠。將棗樹老幹穿一洞。而以葡萄之幹貫穿之。務使棗與葡萄合而爲一。則棗樹脂肪盡爲葡萄所吸。翌年葡萄結實。形似棗大。其味兼棗與葡萄之美。且接植甚易。收數又富。亦菓類中之上品也。

王賣望爲漸撫時。院中苦無花木點

的……』我聽了這話。不禁暗叫了一聲哎呀。我怎會睡得如此糊塗啊。當時精神一激。便回答那人道。你先回去。我立刻就來……我下了牀。胡亂的盥洗已畢。就在衣廚裏檢出一件湖色熟羅的單衫。和一件團花實地紗的馬褂換了。並不是我愛時髦。實在因爲我身上穿的那件長衫袖口上的墨跡已像碗子大了。人家第一天開課。我穿了這套古董式的衣服去。像個什麼樣子呢。

我到校時候已狠遲。不及再到教員休息室裏去做準備。易校長見我來了。就遞給我一冊教授書。和一本點名簿。請我到三年級裏去上課。我領命而去。推開課堂門。一看。幾乎嚇得倒退出來。這時課堂裏面七八十個學生。正吵做一團。有的拿起門閂在那裏做三本鐵公鷄。有的拿鉛粉塗在臉上唱曹操逼宮。那些不扮演的也。大家離了座位。拍掌附和。一片嘈雜的喧聲。直震得人耳朵要聾。他們看見。

綴。祇有老葡萄棚亦已枯死。是年忽萌芽發葉。幕友以爲祥瑞。王亦舉酒徵詩。一時稱盛。其後結實累累。老僕某疑甚。細察其色亦不異。乃竊十餘粒食之。味苦。老僕知非吉兆。急急而逃。隱於蕭山。及王敗。葡萄亦死。後有好事者搜得當時所詠。中多不祥語。惜談者已忘。不能錄出。資考証耳。

不知所云之廣告

我走進課堂。總算安靜了些。可是不到一會工夫。又漸漸的嘈起來了。我進了課堂的第一件事。便是翻開點名簿來。點名。我一壁喊名。他們一壁喊到。起初覺得狠是順利。不料喊到第三行。哎呀。竟發現一個尷尬的名字了。在『王福寶』底下。不是明明寫着『斬紀』。甲。三個字嗎。『斬紀』兩個字。我是認得的。可是那個『甲』字。倒底是什麼字呢。說他是『甲』字罷。口字中間又少一橫。說他是『中』字罷。上面又不出頭。我正點得狠高興。不料遇到這個尷尬字。頓時發生了擗淺的影響。倘使給學生們看了出來。顏面置之何地。我當時急得冷汗直流。又不便翻開字典來查。又不能去問學生。在這進退維谷的當兒。忽然情急智生。心想這個字不是『中』字的筆誤。便是『甲』字的筆誤。二者必居其一。那末我就索性認他是個『中』字。對與不對。只好碰碰運氣了。不料我『斬紀』三個字。方纔喊出。

耐庵

不知所云之廣告

逃學教員

二八

賈文敏大律師爲僧尼證婚通告。

淫僧年二十四歲。曾畢業於脫空大學。校爲脫空大師高徒。近居翠屏山麓之安樂寺。寺田萬頃。足供一生溫飽。之資。顧以淫爲百行之首。不免飽。厲害。祇得把點名簿。指示他們。道這簿子上面抄寫的人。把『甲』字。漏去一劃。所以把他當作『中』字了。他們聽了這話。又紛紛。中間漏去一劃。所以我把『中』字。難道這個字。先。的駁。我道『甲』字中間漏去一劃。成了一個『中』字。難道這個字。先生。便好認。他是『中』字嗎。那末真的『中』字。先生。又認。他是什麼字。呢。啊。呀。這句話。簡直駁得我啞口無言。

行自由結婚禮。由某律師爲證婚人。自結婚以後。夫倡婦隨。共念彌陀。之佛。晨鐘暮鼓。聊當琴瑟之調。明日張床之夢。茲於本月日在某地禮拜寺。

我道『先生。你怎麼會連一個甲字都不認識。斬紀甲。會讀做斬紀。中像你這樣識別字的先生。真謝謝你一家門罷。』當下。你一句他一句。都向我大興問罪之師。弄得我滿臉通紅。暗想這班學生。真是。煖思淫適。普濟菴如蓮女尼。夙慕自。的駁。我道『甲』字中間漏去一劃。成了。一個『中』字。難道這個字。先生。便好認。他是『中』字嗎。那末真的『中』字。先生。又認。他是什麼字。呢。啊。呀。這句話。簡直駁得我啞口無言。

胆無庸諱。忌如有人覬覦香艷妄想。
抽頭因之侵害其自由者。本律師當
訴諸法律。藉以保障人權。特此通告。
介紹舌科名醫。吾國醫生大概以
內科外科幼科及婦女科爲區別。專
門名家。則有眼科喉科牙科。從未有
專工舌科者。海上包松衷先生。曾畢
業於拔舌專門學校。得有拔舌學士
文憑。去年設拔舌醫局於十馬路。凡
長舌之婦。咬舌之翁。嚼爛舌頭之滑
稽家(閣下亦其一也。濟羣戲註)。得
其醫治者。無不交口稱揚。其尤爲特

不知所云之廣告

逃學教員

二九

級的學生。都只有七八歲。吵鬧起來。申斥他們。他們也不曉得什麼
叫做羞辱。真是非理可喻。只怕老兄要嫌麻煩咧。我走進課堂一看。
那種沒有秩序的樣子。也和方纔三年級裏差不多。我胡亂點過了。
名便在黑板上寫了一個『人』字。教授他們。他們看見我在黑板上
寫字。便你要大便。也要小便。我只好答應他們。出去不一會。課
堂裏七八十個學生。最後只剩得八九個人了。易校長一一把他們
領了進來。我纔能夠繼續教授下去。後來我又在黑板上寫了一個
『刀』字。方要開口講授音義。忽見後排有一個學生。坐在那裏哭。
問他什麼事。他說前排座位的金國香。把我的一塊香港牛肉搶去。
了我正要質問金國香。金國香也嚷着說道。先生。先生。別聽王貴泉。
胡說。他昨天欠我一個銅板。他自己情願拿這包牛肉作抵。他竟敢
說我搶嗎。我聽他們公說公的。理婆說婆的。理究竟那個有理。一時。

色者。有美國最新發明之電機拔取舌根纖屑無遺奏效尤速無常鬼之舌弔死鬼之舌均常伸而不縮得其醫治亦均斷根故求治者日多近聞拔舌地獄獄主欽慕其名將聘爲一等獄醫其技術之精概可想見故述其大略以誌表揚使有舌敝之患者知所問津焉。

資亂通鑑出版廣告 本局不惜重費延聘搗亂黨人編輯是書與司馬光資治通鑑相表裏惟資治通鑑取歷朝事實足資治理者錄成巨籍本

也分辨不出只好放出做先生的面孔來喝住他們不許多說話金國香一定不依竟至放聲大哭有幾個替金國香代抱不平的學生竟揷拳捋臂的去痛擊王貴泉王貴泉寡不敵衆吃着痛苦不免又放聲大哭起來這時的課堂裏面哭聲也有笑聲也有拍掌聲也有謾罵聲也有我的口令喊了出來他們猶如秋風過耳儘管逞着性子鬧個不休我也沒法想索性儘他們去鬧好容易纔盼到搖鈴下課從此我只好敬謝不敏不敢再到這間課堂裏來上課了

易校長說到二年級課堂裏去教授必定要有耐性因爲對待那些小學生必定要寬威並用賞的地方要賞罰的地方要罰使得他們心服情願倘使賞罰不公被賞的人恃寵而驕受罰的人心不甘服課堂裏定要鬧得沸反盈天就是這個手段還要老教員方能使得至于新教員他們當然沒有怕懼心我從前聘過幾位教員都是

書則取歷朝事實足資搗亂者奉爲一編。凡歷朝昏亂之君叛亂之臣，暴亂之吏寇亂之盜悖亂之家庭擾亂之社會以及是非淆亂人心之撩亂，亂七糟八足供搗亂專家研究之材料。靡不一一搜羅胡言亂語。凡十萬言，誠洋洋之大觀也。當此民物凋敝，奸亂叢生，有不安本分而好作亂者，不可不人手一編，以資借鑑。故名曰資亂通鑑。自民國紀元開始編輯，歷十有二年，乃觀厥成。其內容之豐富，於此可見。近已出版，每部價洋二

不知所云之廣告

逃學教員

三一

畏難而退，所以有人主張一二年級課堂裏專聘女教員，因爲婦女的秉性總是十分溫婉，不比男子們的暴躁。我想這話倒很不錯。他們既不受老兄的管束，下一課請到六年級裏去講歷史罷。六年級裏的程度較高，課堂裏也狠肅靜。我當下就挾了一本教授法跟着易校長去上課。果然這班學生狠懂規矩，看見我們來了，大家都站起來。易校長便和我介紹道：「這位婁毓卿先生是當今數一數二的文學大家。他從八歲的時候便能下筆成章，故而對於國文狠有研究。今天請他講授歷史，你們須要各自洗耳恭聽。」學生們聽了易校長的話，大家大拍其掌。我當時覺得十分慚愧，暗想我的國文不過算得勉強粗通，而對於歷史這層更是茫無頭緒。易校長真會撒謊。我在八歲的時候還是一字不識，那裏會做甚麼文章？承他拿這些神話來替我裝幌子，可是我的心頭卜卜的跳個不住了。當時

厘五毫存書無多。購請從速。搗亂書局謹啓。

與古人同名號小說家

逸梅

王西神。名蘊章。按明孫瓊。號蘊章。爲

正統進士。

李浩然。爲新聞記者。按金張浩。號浩然。有華表山人集。唐詩人又有孟浩然。

步林屋。自號林屋山人。按元富子微。

我照例的點過名。揭開課本一看。第一課是『孔子』。我勉強照着講義上一句一句的講下去。心下十分害怕。因爲我教授那些一二年級的最小小學生。他們尙知吹毛求疵。如今教授這班程度高深的學生。萬一他們也同樣的吹毛求疵起來。叫我怎樣對付呢。果然我才講了半課。講到孔老夫子差不多要嗚呼哀哉的時候。全堂的學生。不約而同的站起身來。舉了一個正班長做全體的代表。恭敬敬的走到我面前質問道。請問先生。『孔夫子是生什麼病死的』。我聽了這話。連忙在講義上翻尋。那知這撈什子的講義上。却没有詳細敘明。我自己又想不出來。急得面紅耳赤。只恨沒有地縫可鑽。他們看見窘倒我了。很是得意。追問得愈加吃緊。我勉強支吾着答道。『你們所問的那一條無關書中的宏旨便是不曉得也不要緊』。他們聽了這話。又譁噪着說道。我們所問的不管關于書中。

亦號林屋山人。

譚踽庵亦署石農。按清李鑑宣號石農。有堅白石齋詩。

柳亞子名棄疾。按宋辛棄疾詞與蘇軾齊名。

顧明道爲吾黨健者。按宋有道學先生程明道。

徐枕亞別署眉子。按晉王玄字眉子。夷甫子也。又枕亞曩爲快活林撰集錦小說。曾署子久。按清祖望之晚字子久。乾隆進士。

陳去病爲南社前輩。按漢有霍去病

與古人同名號之文學小說家

逃學教員

三三

的宏旨。不關於書中的宏旨。你做教員的回答不出來。便沒有做教員的資格。你一定要做教員也好。讓我們來考考。你當下第三排座位中走出一個學生。在書中『五胡之亂』的那一課裏揀出一句。『網紀頽阤』。問我『阤』字讀什麼音。哎呀呀！一個不常見面的學生來了。我的心頭怎會不跳。這時的我彷彿是個小賊。給警察拘禁在暗室裏。逼取口供。這種竊而且急的難關。不知我怎樣溜得過去呢。列位別笑。我這個『阤』字是一個僻字。我不認識也沒有什麼難爲情。不過他們既問到我。我不論怎樣總要回答。他們否則有問不答。叫我怎樣下得講台呢。也是我聰明過人。却想到這個『阤』字的左邊不是一個『也』字嗎？那末這個『阤』字或者也可以讀做『也』。『也』字的音也說不定。當時被他們逼得沒法。只好放胆說道：這個字是音『也』。我這句話方纔迸出牙縫。不想有三十多個學生。大家

將軍。

楊南村爲曩年小說叢報健將，近來不見其著述。讀者咸念念焉。按宋陳天瑞號南村有甲子集。

陸澹庵爲影戲偵探小說名家。按清何世琪字澹庵康熙進士。

唐忍庵爲後起之秀。按清黃庭表號忍庵東十子之一。

宗子威與樊山輩組織寒山詩鐘社。頗有名於時。按明劉鳳字子威。有子威集。

朱天石善著劇本。按清凌銘麟字天

翻出一部學生字典。紛紛的圍到我講台四轉。指着字典上面向我冷笑道：『婁先生請看。婁先生請看。』我見他們聲勢洶洶。曉得出毛病了。斜過眼去向字典上一瞧。只見那個『陋』字的下面有一行小字道：（式矣切音始紙韻）我看了這行小字。彷彿是審判官判決了我的死罪。真覺哭又不是笑。又不是那些學生。大家拍手大笑。都說大約字典上刻錯了。婁先生是決不會認錯的。我那時老羞成怒。便正色對他們道：不論什麼字。只要解釋不錯。就是了。講到字音。因爲各處的方言不同。讀起來就不免大同小異。怎見得我就是錯的呢？況且那一課『五胡之亂』如今還沒教到。等到教授的時候。自會詳細的向你們講解。現在不在本課上研究。反去亂翻別課。可見得你們是多事了。他們聽了這話。又哈哈大笑道：先生。是我們一鄉人。怎好推說是方言不同的關係。至于我們有不認識的字。當

石有文武金鏡律例指南等著述。朱大可詩才絕豔人亦溫文爾雅。按明朱維京字大可萬歷進士是同名而同姓矣。

陳秋水善撰遊戲文章談諧入妙。按清陳汝咸字秋水有兼山堂遺稿亦同姓名。

一語道破正在萬分窘迫的當兒阿彌陀佛鈴聲響了我也不和他們細辯只好走爲上着剛走出課堂門只聽見後面笑聲大縱夾着譏諷的聲音道好一位當今數一數二的文學大家呀還有些人夾着說道你們別小覲這位文學大家他在八歲的時候便能下筆做文章咧我聽了這話幾乎哭出來了。

校長的消息真是靈通不知他怎會曉得我受了學生的窘辱便安慰我道這裏所收的學生大都是富家子弟平時嬌養慣了以致養成一種頑劣脾氣冒瀆老兄的地方千萬要請原諒還有一個鐘頭久處滬瀆塵囂逼人殊苦煩鬱今春忽動游興乃約施君濟羣及表

雨中游記

逃學教員

三六

弟馬直山作錫蘇之游。適值大雨。山水奇景悉於雨中領略。覺轉饒佳趣。此行爲時僅三日。來去匆匆。頗形勞頓。顧游蹤所至。逸興遄飛。歷綫生涯。動受羈絆。視此樂亦未易多得也。歸滬以後。迴憶三日中情景。歷歷在目。因拉雜誌之。曰雨中游記者。所以紀實。且寓喜雨之意焉。

余等於舊歷二月二十八日夜車行。十時許已登車。縱談逾一小時。車輪始動。蓋依規定時刻。開車固須十一

沒有喧聲的。我不肯再去出醜。無奈易校長再四要求。我只好硬着頭皮去敷衍一下。易校長的話真是不錯。女生的課堂裏果然狠有秩序。大家穿的衣服也較男生清潔得多。他們雖也交頭接耳的說話。可是聲音狠低甜婉。溫柔送到耳朵裏。一些都不覺得討厭。我默聽。他們的談料無非是些看影戲。吃大菜。種種娛樂的事情。我因為他們並不擾亂課堂的秩序。所以不去禁止。他們見我取放任主義。狼狽和靦可親竟來與我攀談課外的事情了。有的問我身上綠玻璃的鈕扣買幾文一粒。有的問我戴的那副黃片子眼鏡是在那一家公司配光的。你一句他一句。竟令我答不勝答。我看着手錶。還要十五分鐘。纔得下課。儘和他們談天。說地。也不像個樣子。便把我方言詩授的那一課。令他們起立還講。他們講得狼狽不錯。有一個名叫『宗蕙娟』的相貌生得最漂亮。他的句讀口齒比別人更清晰。

時半也。車中客甚擁擠。直山與濟羣同坐。余則獨據一座。彼此相對。初頗舒暢。旣而一女郎至。披暉曠外罩短裙革履。携書包行囊。若女教師。時車中已無隙地。祇余座處尚可容一人。余俟其行近。亟起立讓之。女郎乃與余並座。舉止殊落落大方。亦與余等略相問訊。然不甚多談。有頃。解書包出書觀之。視其書。則紅雜誌也。濟羣乃睨余而笑。意若曰。紅雜誌又得一知己矣。

車行良久。三人皆苦饑。乃呼侍者具

竟能把我說不出的解釋都說了出來。真令我又慚愧。又佩服。不會鈴聲又響了。我正預備下課。忽有一個狠活潑的女生。問我道：『方纔講書誰講得最好？』我便順口答他道：『要算宗蕙娟最好。』

我這句話本是良心主張。不想他們竟當做談笑的話柄。我出了課堂。只聽見他們笑向宗蕙娟道：『你真是個天仙美女。到處討人歡喜。如今新先生又愛上你了。你今年一定要考第一名了。』我聽了這話。余並座舉止殊落落大方。亦與余等略相問訊。然不甚多談。有頃。解書包出書觀之。視其書。則紅雜誌也。濟羣這一天的難關。總算給我逃過了。第二天的早晨。易校長又差人送信來。請我再去幫忙。半天我想着。昨天課堂中的情形。禁不住汗毛直豎。隨手復了易校長一張便條。上面只寫：『對不住。恕我臨陣脫逃了。』十個大字。

食滬寧車大餐殊不及滬杭車之佳。

除湯以外餘味皆不適口而代價頗

昂小杯勃蘭地售大洋三角半滬上各番菜館俱無此價或者車中之酒。

自愈覺其名貴也。

一時三十九分抵蘇州車中客紛紛下驟形寬暢女郎移坐他處直山亦起身去余與濟羣乃欹身假寐比醒視直山仍未至環囑車中亦未見其人乃詢茶役（直山服務於路局車中茶役皆識之）茶役笑曰彼偶值稔友已相約打『沙亨』去矣余亟

我故說『在小學校中而想逃學的不是學生乃是教員』



熱水袋

趙赤羽

城裏親家姆到鄉下親家姆家裏探望送了許多禮物外又另外送了一隻熱水袋鄉下親家姆把禮物接過把這熱水袋也一起放在一邊倉卒之間並沒有問問城裏親家姆這熱水袋的用法停了幾天城裏親家姆便回家去了。

一天鄉下親家姆偶然看見了那隻熱水袋一時想不起這橡皮袋兒有甚用處便拿給他丈夫看。他丈夫看了一會也不明白他女兒阿鳳在傍邊說道媽呀我去年到隔壁田三伯伯家去見有上海人

起覓之。果得之於另一車室中。聚三
人於一隅。紙片紛飛。爲興果甚豪也。
二時半抵無錫。已昏黑不能辨路。夜
色蒼茫中。祇見燈籠若干事。如點點
疏星掩映於車站左近。則皆旅館中

送他的一個橡皮枕子。那枕子略比這袋兒大些。頭上也有個氣門。
倘然要用那枕子時。便在氣門裏吹些氣。那枕子便漸漸會膨脹起來。
吹足了氣。把氣門一塞。便好用了。女兒也會試把頭兒枕上一枕。
果然比稻草枕兒舒服得多。我想這個橡皮袋兒。一定也是個枕子。
不過還沒有漲氣罷了。

阿鳳爺聽了他女兒的話。點着頭道。畢竟女兒有閱歷。我們鄉下人
語余曰。凡來接客者皆小旅館不可。
居吾儕盍往無錫飯店。乃於暗中疾
行。不數武已見無錫飯店。亟登門投
止。侍者導予等登樓。室中燃電燈一
而其光甚黯。直類螢火。問之侍者。乃
知無錫電燈。至夜一時即熄。一時後
當時鄉下親家姆提起了那熱水袋。旋開塞子。呼足了氣。把嘴逼在

由旅館中自備小電機接火。電力不足。故呈此象。余笑曰：電燈如此。遜於紙燈籠遠矣。直山因命茶役復取洋燭至燃之。始免暗中摸索。然洋燭之製亦與尋常不同。細纔如指。短僅二寸許。亦祇有微光可照。予等覺憊甚。即於此一線微光中各展衾枕而臥。

濟羣直山甫登床。卽鼾聲大作。予爲其所擾。展側不能成寐。至五時始睡去。

翌晨直山先醒。醒則狂呼曰：噫！已十時許矣。予聞言亦驚寤。亟取時計視芝蔴價。黃豆行情說了一遍。然後阿鳳爺才動問道：田三兄，我聽得

袋口上拚命的吹氣。面孔漲得紅裏發紫。紫裏發紅。像個拍腫豬肺似的。可算用足平生之力了。但那裏吹得漲。阿鳳爺看在傍邊。一手在他夫人嘴裏奪下道：我來我來。也接過拚着命的吹了一陣。結果也不能比他夫人進步些。阿鳳說道：不用吹了。還是後天待哥哥回來吹罷。前天洋學堂裏不是開運動會麼。我看見哥哥和一個不認識的學生一齊吹洋號。聽說吹那洋號一定要衷氣足才吹得響。想來哥哥的衷氣一定不弱。現在我們的不能吹漲這橡皮袋兒。想也爲衷氣不足之故。不如待後日哥哥回來再吹罷。二老一聽有理。也就放着不吹了。

第二天田三伯伯從隔壁走過來閒談。那田三伯伯和阿鳳的父親。本是天天談天的。所談的無非是些田務事。今天會見了。也先把芝蔴價。黃豆行情說了一遍。然後阿鳳爺才動問道：田三兄，我聽得

之。則僅七時耳。乃知直山之故弄狡猾也。亦一笑而起。直山匆匆盥漱已。即往車站中訪友。而濟羣仍擁衾高臥。予促之再三。始下床。約半小時。直山復返。謂鄒君楚卿約先俟於新泰和館。具早餐。餐後即出游。可速去。鄒君爲無錫站長。直山之至友也。

你們家裏有個橡皮枕子。這話可有。田三道。你那裏知道我家有這個枕子。提起了此枕來。頭狠大。是我兒子的外婆的兒子送我的。阿鳳爺笑道。那就是你的舅子了。田三道。不差。是我第四個舅子送的。阿鳳爺道。我今天忽然問你那個枕子。也有道理。因爲昨天我的親家也送了我一個橡皮枕子。田三道。你那枕子和我家一樣的麼。阿鳳爺笑着不回答。先高聲喊他女兒道。阿鳳。田三伯伯在這裏。你快在你娘床上東橫頭靠壁第三條被底下拿出那個橡皮枕子來。阿鳳回道。我便去取。阿鳳尋了一會。尋不到。也喊着回答道。被底下沒有。阿鳳爺道。那麼一定又被你娘放在馬桶箱裏了。那時阿鳳爺又回顧着田三說道。我那枕子大約和你家的大同小異呢。說時阿鳳已把那熱水袋授給他父親。他父親便授給田三看。田三看了一會。搖着頭說道。這個袋兒和我那枕子大不相同。大約這個不是枕子。

靈直山喜動顏色。顧予曰何如。如君者真所謂杞人憂天也。予笑領之而已。予等飲於新泰和館時已有黃包車十餘乘俟於樓下。蓋車夫目光亦甚敏銳已料知予等爲游客必雇車也。迨予等餐畢而出則強有力者已要遮於門。捉襟拉臂無所不至。予等

哩說着便教阿鳳到隔壁自己家裏取那枕子來。不一會阿鳳便把田三家的橡皮枕子端上。一比端的大不相同。田三道你看我那枕子四角狠方正吹氣也便說時在枕角上用嘴一吹果然立時臌漲起來。阿鳳爺拿到自己嘴上一吹也極易吹漲。並不像吹自己的袋兒時難吹。阿鳳爺道現在把兩樣一比較我家的真個不是枕子了。這一定有別的用處咧。但他們倆研究了半天也沒有發明出這個袋究竟怎麼樣用法。

幾如身入重圍莫由擺脫。亟各擇一車。躍上坐定。餘衆始散去。然無錫車資。頗不昂計是日遊程往返可五十里。僅費一元一角。而御車者之矯健。他知道我寒天夜裏常常要出來小便幾次的。現在竟送隻皮夜壺。實非滬上車夫所可及。能挽車疾趨給我。真是有趣的狠虧他想得周到。他發明了之後也並不和他夫

至數十里不少息。且履山徑。渡小橋。人說起。恐怕他夫人知道親家姆送皮夜壺給他。發生誤會。反不如

皆迅捷如平地。爲予御車者。身長力

嚴守秘密的好。

大狀尤勇猛。絕塵而馳。他車奔逐於後。終不能及。直山奇之間。諸他車夫。把塞子塞住。放在被裏。比又硬又冷的瓦夜壺簡直受用到百倍。心則皆笑曰。此固無錫車夫中之第一。裏非常歡喜。清早起時。又洋洋灑灑撒了一泡熱尿。便走到田三家等好漢。綽號小老虎者也。

閒談去了。

是日同遊者尙有劉君瑞章。共四人。沿途於車中互通笑語。且携有佳菓。禮拜的一天。阿鳳爺的兒子阿龍循例回家休息。那天阿龍清早起。便從學堂裏趕到家裏。阿鳳一見哥哥回來。狠興頭的迎着哥哥說。糖食。時取而分啖之。覺樂甚。予等預定游覽地點。爲梅園、萬頃堂、及惠山。親都不知用處。後來我說是個橡皮枕子。那知和枕子一比。又是不赴梅園必出西門。去西門約一里許。同現在還不知這袋兒到底是怎樣用法呢。阿龍道。你快拿給我看。或者我可曉得。阿鳳道。昨晚父親帶到房裏去的。我們到他房裏一

渡橋。然大小相去。視白渡橋約僅四之一耳。濟羣笑曰。此可謂白渡橋之攤形。上有橫匾榜『吳橋』二字。下署求新廠造。聞此橋爲皖人吳子敬獨力出資建造。所費殊不費。今其人已死。而行道者頗德之。然迷信家猶不謂然。云此橋足礙風水。吳橋建而黃埠墩毀矣。此則可笑之甚也。

自惠山至梅園。皆爲石路。頗平坦。且處處有石碑。標方向及路名。至清晰。城中來車。至梅園須另納小銀元一枚。捐臨時照會。即以此款充修路費。找便知。于是兄妹二人同到房裏找尋。阿龍早在他父親床上找出的一種。前天我們學堂裏一個教員到杭州旅行去。臨行時。肩上背着一隻熱水筒。不過形狀是圓的。又比這個袋兒小些。據說把熱茶放在筒裏。好經過二十四小時不冷。旅行口渴的當兒。便可把筒裏的熱茶倒出解渴。現在這個袋兒一定和熱水筒同一個功用無疑了。阿鳳拍着手道。對了。大約父親已料到是熱水筒。所以昨天已灌滿了一袋茶。你看這袋兒溫溫的。恐怕昨天灌的熱茶。今天還沒冷呢。阿龍道。不差不差。你拿隻杯來。我正渴着呢。阿鳳端過茶杯。阿龍旋開塞子。倒了一杯。說道。鳳妹你看。杯子裏黃澄澄的。不是茶是什麼。說時便喝了一口。阿龍攢着眉說道。不好。這茶又鹹又猩。怎的熱水隔了一夜就變了味兒。那時節。阿鳳爺正從田三家回來。阿龍迎

其辦法甚當。無錫公衆事業似勝於他處。且途中常見有無錫協會所樹木牌。上書種種格言。語皆淺近易曉。知當地人士於通俗教育亦頗致力也。

梅園在東山之上。爲實業家榮君德生所闢。廣約六十餘畝。園中遍植梅花。可千餘株。皆已結子。亦青青可愛。若於梅花齊放時來遊此園。則真如置身香雪海中。爲樂更無藝矣。當門有巨石。揭梅園二字。以木欄前設紫藤花架。結構頗雅。同遊四人。即於

上說道。父親這隻熱水筒裏的茶。怎的這般難喝。可是配的什麼藥茶。他父親急着頓腳道。該死。該死。這隻是皮夜壺。那裏是熱水筒。熱水筒袋裏裝的是一包尿。你爲甚就喝了。那時阿鳳聽了。掩着鼻子大笑起來。阿龍一知是喝的尿。立時吐個不停。整整把清水嘔了半天嘴。他母親聞知情形。連忙趕過來搖手道。快不要說起。被你丈母知道時。連一隻皮夜壺都不識。坍台不坍台。我們還是不要聲張的好。阿鳳爺一聽不差。他和田三無事不說。但他兒子喝尿的一回事。竟也守口如瓶。

一天阿鳳爺到城裏探訪親家。那時正在三冬嚴冷時節。維恐到了親家處。夜中小便不便。於是拿隻熱水袋隨身帶去。其夜他的親家翁留他同住一室。阿鳳爺有意裝做內教。把熱水袋當著親家翁放在床上。親家翁見了。只當他怕冷。特爲帶隻熱水袋來。連忙招呼了。

此處共攝一影。藉留鴻印。石之東南隅。有泉曰洗心。全園以清曠勝。地勢由低而高。有怪石三五。矗立廣場中。爲狀頗奇峻。過小橋。穿假山石洞。至天星台。台上有亭。亭後有泉。旁曰研泉。有題字。謂濬泉得硯。因以爲名。

園中最高處。爲招鶴亭。有巨石刊招鶴二字。同游者皆顧予而笑。曰。今日果招得鶴來矣。亭後有石危峙。面鐫小羅浮三字。背刊梅花一枝。由此望五里湖及太湖。小舟帆影。盡入眼中。礙着親家面皮。只得快快接在手裏。接了之後。不禁吃一大驚。那袋上熱得炙手。阿鳳爺連忙拋着喊道。不好不好。城翁連忙問道。怎麼

人領略。誠勝境也。

梅園闢地甚廣。而亭榭之點綴太少。身入其中。轉覺過於空曠。且室宇構造。皆近洋式。頗少雅趣。亦一缺點也。誦齋堂爲園中建築之最大者。楠木爲柱。頗形宏敞。遊客多品茗於此堂。中懸匾額榜『誦齋堂』三字。爲清道人所書。顧其署款曰李瑞清而不曰道人。堂中聯句至多。康南海有聯云。『坦腹納震澤。高懷偃惠山。』曾農髯亦有聯云。『留此冰雪質。不隨江山移。』此聯於諸聯中實爲最佳。但

不好。難道太燙了麼。阿鳳爺連聲說道。這丫鬟有病。有病城翁道。我那丫鬟。素來身體強健。那裏會有病。阿鳳爺道。還說沒病。這丫鬟已犯了極利害的尿炎症。再不醫治。恐怕旦夕不保。我家近方有個姑娘。也犯了這個尿炎症死的。所以我曉得這病利害。城翁聽了。倒要莫名其妙。便說道。親翁。你那裏知道這丫鬟犯了尿炎症呢。這倒要請教。阿鳳爺說道。他不犯尿炎症。如何他在這隻皮夜壺裏撒的尿。這般滾熱。城翁聽了。才恍然大悟。原來他親家誤認這熱水袋是隻夜壺。才弄出這回笑話來。不覺笑得前仰後合。半晌停了笑。才詳詳細細把熱水袋的用法。告訴了阿鳳爺。阿鳳爺方始如夢初醒。不料自己要想在親家翁前。假充個內教。那知還是露出了外行的馬腳。不免暗地裏咒罵那親家姆的惡作劇。不該把這種啞謎兒。送給自已猜咧。

終不脫遺老口吻耳。

園中有軒曰香海。題額爲康南海所

書。舊有一匾曰香雪海。亦署康有爲書。實爲贊鼎。今尙懸於軒後。而置香

海之匾於前方。真假對照。亦一趣事。

南海並於匾上題字之左。又繫以詩曰。『名園不愧稱香海。劣字如何冒老夫。爲謝主人濡大筆。且留佳話證真吾。』詩後又綴以短跋曰。『己未八月遊無錫之梅園。主人德生仁兄。前曾以五十金倩人請吾書香雪海三字。吾來視非吾書。且劣甚。易書



生育改造家

吳覺迷

新聞報上登載了雄雞生蛋一則新聞之後。看報的人。因爲希奇的緣故。都拿着這段新聞。當做談話資料。這幾天茶館裏啜茗的茶客。談的無非是雄雞生蛋。酒館裏吃酒的酒客。談的無非是雄鷄生蛋。戲館裏看戲的看客。談的無非是雄雞生蛋。一言以蔽之。無論到着什麼地方。人家談話的當兒。終是談着雄雞生蛋的一段新聞。這段新聞。可算引起一般看報人注意的了。不過一般姨太太們。平素是不看報紙的。就是看着報紙。不過看着第三張後幅的廣告。戲館裏

香海繫詩以留佳話。可想見此老之偃蹇矣。

(未完)

塾庵閒話

賊菌

滑稽春聯

泰邑王某。以賣鹽起家。（俗呼爲私鹽販子）爲紳先生所不齒。然王既致富。頗自誇耀。事事摹擬巨室。泰邑風俗。新年必請名士寫春聯。趙瑜亭先生。邑之名宿也。性喜滑稽。王某裁硃箋。具酒食。固請先生小飲。飲後

打着什麼新戲。到着什麼戲子。影戲館裏到着什麼片子。遊戲場裏出着什麼新鮮花樣。除了第三張後面告白之後。有些還拿着第一張封面。看着那些首飾店、綢緞莊、大公司。簽着新開張、大紀念、大廉價的告白。至於報上什麼命令。什麼專電。什麼譯電。什麼通信。什麼新聞。他們從來是不注意的。所以雖則他們天天看報。這段雄雞生蛋的新聞。他們依舊沒有看見。直到人家談起之後。方纔知道出着這種希奇古怪的新聞。他們聽着了後。也不過拿來當着談話資料。逢人說說罷咧。不過王公館裏一位五姨太太聽着這段新聞之後。却是十分注意。起初他還當是齊東野語。一百個不信。後來特地拿着前幾天的新聞報紙。一張一張的翻來覆去。翻着那段新聞。後來果真被他翻着。拿着那段新聞。看了又看看了。足足有好幾十遍。覺得報上載的。却是有對有證。不像齊東野語。便想雄雞既會生出

出春聯索先生書。先生書聯，例不摺痕。乘醉握筆，飽蘸濃墨，書「綿世澤莫如爲善」。下聯則故意多佔地部，僅書「大家聲還是讀」。龍飛鳳舞，書法極佳。立命調漿粘貼。主人雖知其尙少一字，但先生既醉，筆墨又素寶貴，不敢請易也。先生待糊成，始辭主人歸去。或叩其故，何以少一字？先生笑曰：「明明七字，何以曰六？或曰『書』字未寫，焉得爲七？」先生笑曰：「余非寫『大家聲還是讀書』，乃寫『大家聲還是賣言』。」言鹽譜音，何誤？

蛋來。他們男子也許會養兒子了。那麼吾們做女人的，嫁了人之後，不一定就要拿着生育的責任。擔任下來，吾嫁給他後，天天爲着生養兒子，要吾服藥咧，燒香咧，吃素咧，念佛咧，鬧得煙霧瘴氣。人家做娘太太的，天天裝扮着，坐汽車，看夜戲，吃大菜，打麻雀，逛遊戲場，好不快樂。當時吾也因爲瞧着人家做娘太太的，十分快樂，所以也嫁給人家做娘太太，尋些快樂。豈知嫁給他後，沒有尋着快樂，簡直尋了苦吃。如今雄雞既是生出蛋來，生養兒子的責任，也許卸給了他咧。這位娘太太想到這裏，當下便拿他天天服的什麼中將湯、毓麟丸、廣嗣金丹，婦人必孕丸、種子一粒丹等暗地裏給他丈夫服了下去。他給丈夫服的法子，很是巧妙。有些拿來和着茶裏，有些拿來相着酒裏，有些拿來藏在煙裏，有些拿來拌着飯裏，有些拿來置着菜裏。好在那些湯呀丸呀丹呀，並沒特別滋味。所以他丈夫每天裏頭。

之。有聞者捧腹。邑又有某甲。其祖曾作邑署馬快。既富矣。退卯作富家翁。子若孫更冒充世族。亦持硃籜踵先生門。固求書聯。以增門楣之色。先生用成聯「及時雷雨舒龍甲」。得意風雲快馬蹄。應之。而書上聯時。故意將「舒龍」二字顛倒爲「龍舒」。一旣而曰。誤矣。誤矣。如之何。徐思曰。幸尙可用。聯詞較警。下聯亦將五六兩字顛倒。無不可。書成付之。某甲之孫知其辱。已恨甚。請人另寫糊貼。自是不復索先生書。余里唐某。本科第

哩的茶飲的酒吸的煙食的飯吃的菜都夾了些中將湯毓麟丸廣嗣金丹婦人必孕丸種子一粒丹在裏頭。他丈夫却一點沒有覺察。他的肚子果真一天一天的大了起來。他自己還當患了臌脹。便着了慌。請着中醫西醫連連的診視。那些醫生却沒遇過這種奇病。因爲照他體格。決不會患臌脹。照他肚子膨亨樣子。不是水脹便是氣脹。然而他肚子裏頭却沒有什麼水。什麼氣。所以他的病症竟是沒有一個識得。不過那些醫生爲着診察費、打針費、醫藥費的關係。從不同他。天天給他診察。給他打針。給他服藥。他也情願拿出這些費來。所以那些醫生一天裏頭總要給他診察幾次。不過打的針。服的藥。非但一無效驗。他的肚子益發大了起來。那位姨太太瞧這樣效驗。那隻雄雞如果早些生蛋。他丈夫也早已生兒子了。吾也不

世家。至唐某而投身行伍。以候補把總署汛缺。好炫耀。門外春聯索其叔岳代撰。叔岳某鄙之。乃撰「家本科名世族」。「自慚戎馬書生」與之。唐某喜甚。貼門外者有日矣。或叩其撰者之姓氏。唐某告之。或點首微笑。唐某問故。或曰下兩字未免其音不雅。唐某悟。罵曰老畜生。獨不顧及其中姪女乎。或曰此或令叔岳之無心偶用耳。易族爲第。另書之無妨也。唐某從之。

私娼春聯

用吃許多苦。咧然也說不定。因爲平日燒香吃素念佛。所以神佛使那隻雄雞生出蛋來點化吾呢。不過他丈夫患這奇病。其餘幾位姨太太都在鼓裏。還不知道其中原因。只當他丈夫患者不可救藥的死病。一個個都在肚子裏頭。打着他們自己的算計。他們的算計。却是不謀而合。便是用棉絮絲棉鵝絨等。拿自己肚子。一個個裝大起來。好在丈夫死後。當做遺腹。拿得丈夫一筆財產。所以他們幾位的肚子。也就一天一天的大了起來。好似和丈夫比賽。所以王公館裏。除了五姨太太之外。都是大腹便便。那位五姨太太瞧着他們這種樣子。早已識破他們的勾當。一個個給他暗裏訕笑。原來王公館的主人。名字叫做伯潭。在前清時候。做過幾任知縣。收括的民脂民膏。着實不少。年紀已有四十多歲。還抱伯道之憂。他在四十歲上。娶了一個小星。把望生養兒子。豈知過了幾年。還是沒有生養。接上又娶

揚州某私娼。姑嫂並噪豔。名姑肥嫂瘦。邗上少年稱之爲玉環飛燕。並生一門。某年歲闌。東臺某名士飲於其家。龜奴裁箋。紙磨墨汁。索客書大門聯語。某乃書「花花世界」。「草草人家」。與之既出。或問之曰。下聯何解。某笑曰。俗呼淫婦爲草狗。草草者。此人家有兩條草狗也。聞者皆大笑。

本局出版之家庭雜誌係江紅蕉先生主任排法精美內容頗佳。讀本雜誌者大可兼讀該誌。
(濟羣)

一個還是沒有生養。接上又娶一個。一連娶了五個。終是沒有生養。他也不再娶了。便買着一種一種的藥品。叫那五姨太太天天服了下去。用做生養兒子的捷徑。服着藥品不算。還叫他天天燒香吃素。念佛。每天忙的發昏。章第十一。再也沒有功夫。裝扮挿戴去坐汽車。看夜戲。吃大菜。打麻雀。逛遊戲場了。所以那位五姨太太。怨他丈夫。怨到極點。怨他自己。也是怨到極點。到了瞧見雄雞生蛋的一則新聞之後。想入非非。想把生育的責任卸在丈夫身上。其餘四位姨太太却沒知道這層原因。只當丈夫患着死症。一個個想得他丈夫的財產。也是想入非非。裝着假肚。到了後來。他們丈夫非但不死。身體越發健旺。原來許多民脂民膏在他腹內發起酵來。弄得腸肥油滿。變成這個便便大腹。於是五位姨太太多做了個空夢。

吟 稽 滑



讀三十六期紅雜誌有紅馬桶上女詩人原著數首見 施君按曰惜未能一窺全豹因戲續七律兩章錄呈

濟羣先生 咯政

如皋薛伯棠臭稿

詩豪曾記說眉公馬桶流傳式樣紅（陳眉公爲詩豪、有特別式馬桶、紅色、莫說甜吟兼蜜詠何來臭味少香風甕中吟入無殊苦）（王維苦吟走入酷甕）廁上文成一樣工（歐陽修在廁上行文）草稿權宜借草紙章名急就笑雷同

詩本原從放屁來（俗云詩從放屁起）還如擊鉢一聲催拔毛權代拈鬚斷。（濟羣按這一句太不堪了）出口須防汚耳猜糞土牆中增逸興木犀香裏寄吟才莫誇七步成功速臭句仍須斟幾回

純粹
國貨
素精

各種羹湯 挑水少許
便覺十分鮮美 其味無窮



小瓶三角
中瓶四角
大瓶六角
特瓶一元四角

總發行所 上海北京路大純公司
分銷各大埠 南貨號



請由明聲介紹



社會小說 奇怪的藥水

梁溪 周鳴岡

華胄是一位最有名的醫生。他的醫室是一所美麗堂皇的洋房。內部陳列得井井有條。局面也着實不小。自朝至暮。看病人總是成羣結隊而來。旁人都羨慕他生涯的發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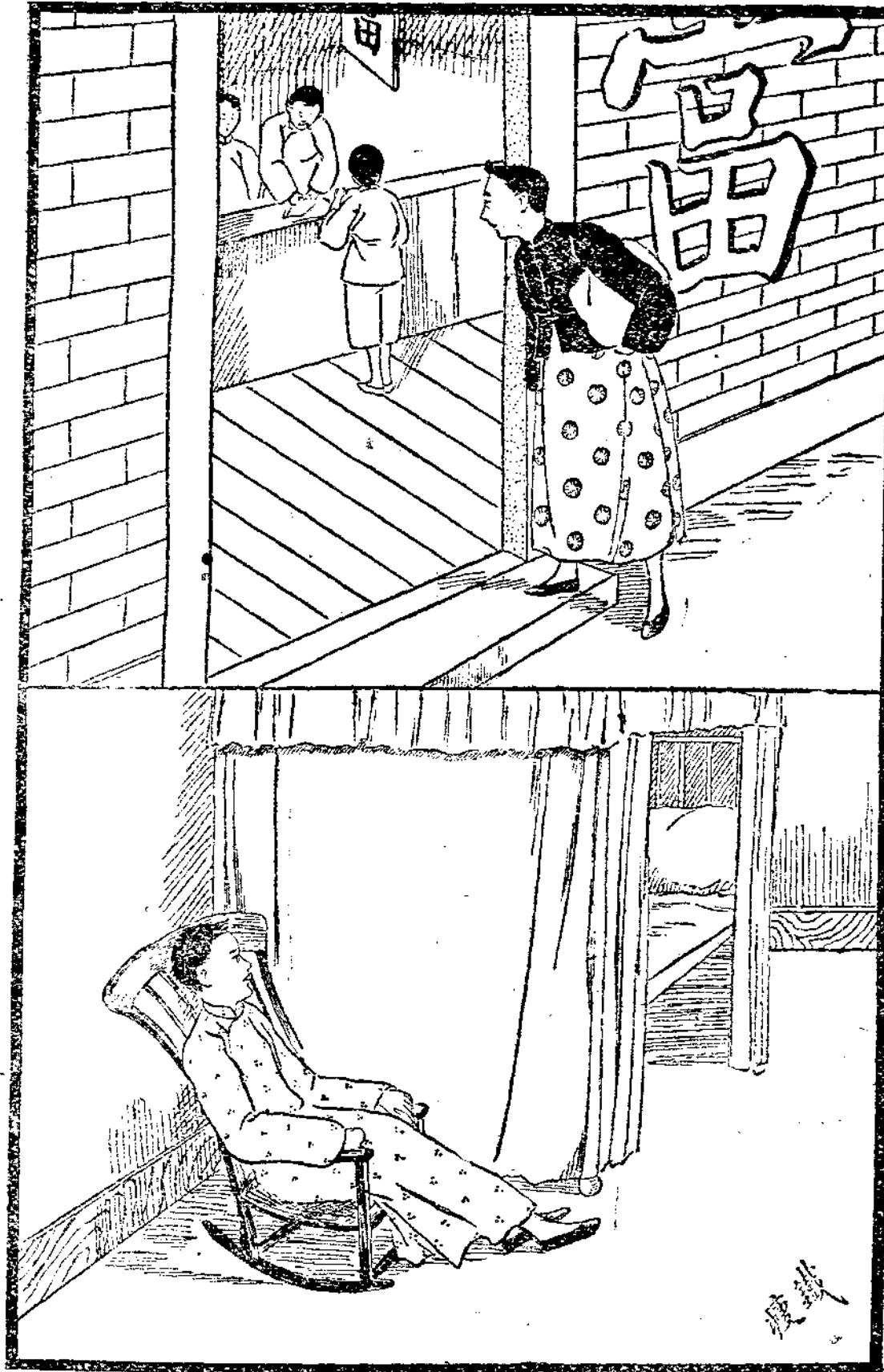
華醫生本來是走江湖的。不知他在什麼地方弄來一種藥水。却很神奇。無論什麼損症。只要呷着幾口。就立刻痊愈。對於吐血癆傷。効驗更快。他的生涯全靠藥水的魔力。最奇的就是在藥水瓶上都貼着一個血字。有人問他這血字的用意。他總是笑而不答。自從華醫生開診以來。左近的醫生個個生意清淡。惟有華醫生那裏。却是人頭擠擠。有幾個病人候了數天。還沒有挨到號頭。因為華醫生的藥水具有一

種神奇的効力。所以一般病人情願鎮日價在那裏守候。附近的醫生因為華醫生做得如此發達。大家多受着一種極大的打擊。有幾個腦筋靈敏的。就想暗中破壞。運動了地方紳士起來。從事干涉。衆口一詞。說他是江湖醫生。一定要將藥水化驗。華醫生也沒有抵制的方法。只好任憑他們去化驗。華醫生的藥水化驗過了。據化驗的說。的確是一種王道補品。不過並非華醫生自己造的是上海五洲藥房所出的「人造自來血」。他拿來改裝一個瓶子。做着醫生的幌子罷了一般病人聽着化驗的報告。都直接向五洲藥房去買。華醫生的生涯就一天淡似一天了。

第三十九回 覆雨翻雲人情可畏



第三十九回
解衣推食友誼足多



新歇浦潮

海上說夢人著

第三十九回 覆雨翻雲人情可畏 解衣推食友誼足多

却說魏執中因竊聞嫡母欲替他妹子攀親的消息。心中納悶不過。出來在馬路上散步自遣。忽然有人喚他。執中舉目一看。認得是從前的同學范策。學生們起他個混號。叫求飯吃。因為其人的消化力甚強。逢著開飯。他第一個先嚷肚子餓之故。他在學堂中比執中高兩班。所以也在二年前畢了業。回轉揚州原籍。聽說已在什麼學堂中做教習了。現在正當秋季始業的時候。不知他何以還有工夫逗留上海。看他身上的衣冠。也不十分整潔。大有范叔一寒的模樣。所以免不得怔了一怔。說原來裴師兄。你幾時到此地來的。現在何處教授。范策聞言。嘆了

一口氣說。一言難盡。我就住在離此不遠的一所棧房裏。魏師兄若有工夫。請到我那裏去坐一會。我們細談細談罷。孰中想自己橫墜沒有什麼事。就同他去談談也並無不可。當卽隨着他轉灣抹角到一家小客棧前。孰中走到門口。不覺呆了一呆。想這地方齷齪齷齪。怎能進去。再一想。旣已隨他到此。何必再顧什麼齷齪。究竟裏面也有人住着。進去了未必就致於毒死呢。因與范策一同進內。登樓到他的房間中。見裏面盡是些破傢破伙。茶壺碎了。用銅釘釘着。然而茶壺口上。幾個缺却沒有容釘的地位。祇能由着他露齒向人彷彿在那裏打算擇肥而噬呢。一張床上的蚊帳。顏色之黑。倒不必說。上面斑斑點點。很像是洒花的模樣。孰中見了。暗想他這裏帳子倒特別考究。走近一看。方知都是些蚊虫血蹟。大約日積月累。棧房主人捨不得洗掉他這裏的成績。所以變得同洒花的相似了。孰中暗說。幸虧我不是福爾摩斯。若是福爾摩斯。見了這許多血跡。不知又要引出怎

樣一樁驚人暗殺案來咧。那時范策已拿一隻半黃半白的茶盃。替執中倒了盃茶。說開水尙沖未久。現在還溫着。魏師兄趁熱吃杯茶罷。執中口中答應了。然而吃可吃不下去。祇連稱多謝。范策又請他坐。執中看房中祇兩張櫈。一張中間板有塊斷了。坐上去怕要咬肉。另一張上堆着些齷齪衣裳。委實沒個坐處。范策拍拍床沿。說就請這裏坐罷。執中倒不好意思不坐上去。問他裴師兄。不知這裏房錢。每天多少。范策搖頭道。說也慚愧。我這裏每天三角大洋。現在還欠了他三天房錢。幸虧日子住多了。算是個老主顧。所以棧房老板沒有話說。不然。祇恐還要趕搬場呢。執中聽到此言。可再也忍不住了。忙問裴師兄。何以一寒至此。范策嘆道。不瞞魏師兄說。這都是我想發財受的累呢。上海今年不是開出了許多交易所嗎。有朋友寫信告訴我。說能到裏面去當一個所員。每月就有百十塊錢的進款。而且家家需才。孔殷正登報招考。據說考試的題目亦甚容易。只消做得落一

篇短論便能夠青錢入選閱卷的人也不是什麼文豪通儒大抵是班一知半解的商人他們取人以貌不以才取卷以字不以文所以這裏有許多相貌漂亮以及寫字端整的小學教員都改行做了交易所員其餘學界中人也幾乎通國若狂人人研究修飾整齊了拍一張好照相練寫幾個端楷小字預備棄行做好買賣呢他叫我趕快出來大有希望因現在各埠學界中人聞此消息也紛紛到滬投考雖然開出來的新交易所尙多究竟利之所在人爭趨之捷足者可以先登後至者惟恐見遺故以愈速愈妙這句話瞞不過魏師兄我在揚州教書每月祇二十四塊錢的薪水在我們內地一家數口雖然可以謀溫飽了但聞得有這樣好事可謀誰不想爬上高枝兒呢那時候我們學堂中還沒到放假之期我可已迫不及待急於要告辭來滬校長竭力挽留我也未肯答應以爲從今以後跳出龍門便交好運不必再吃這碗清苦的教書飯了故此一點沒給那校長的面子

毅然辭職來滬。豈知這朋友告訴我的話已經太遲了一點。在先幾家交易所招考。果如他信上所言。後來消息愈傳愈廣。投考的也愈來愈多。限於額數不能夠兼收。並蓄向隅的未免多了。有幾個與所中人略有瓜葛的都在未考之前先行請託。譬如先買了預約券。到期無券的考同不考一樣。那裏還有他們的名份呢。所以我連考數家都是名落孫山。未能入選。設或我就此灰心倒也罷了。偏偏我自以爲有志者事竟成。失之東隅還可收之桑榆。這家不合再投那家。考過的交易所也記不清多少。祇曉得時候自春至夏差不多有三四個月。盤桓於旅館飯店之中。捨却吃飯睡覺看報紙探消息之外。簡直無事可做。腰囊中自然也祇有。出的沒有進的了。試想我平時教書爲活家中又沒多大的財產。此番出來投考。自然沒有大批用度帶在身旁。那禁得這幾個月的開消。幸得我在家時候預備。考着了。就此在上海住定。不必再回轉家裏。省些路費。所以冬夏衣服倒帶齊的。

好在天氣也由寒而煖皮棉衣服橫豎用不着了就將他當來供給食宿這筆錢用完剛巧夾衣也脫體了於是又得支持半個多月開消及至當剩一身單的時候造化小兒偏還要弄我一弄竟被我在一家交易所中考列前茅居然得達目的在先我本預備這回再要不取大約我命中沒有做交易所所員的福份死心塌地向朋友借幾塊錢路費回家再坐冷板櫈去的現在竟得考取你想我心中真有說不出的歡喜那裏還肯回鄉去呢誰知這時節已到交易所紙老虎將次戳穿的時候這家交易所的內部還沒有結合完固有幾個發起人都觀望不前他們登報招考原爲廣告作用使認股的人見了以爲開幕在即踴躍投資的意思有些曉得內容的人還肯上他那裏投考嗎請託的也一個沒有無怪錄取容易然而我那裏曉得這些祕密呢看見榜上有名樂得幾乎發瘋又見通告上寫着待理事會議決開幕日期續發通告再行到所辦公云云我自然也安心等他

們的第二次通告了。豈知左等沒有右等。沒有倏忽已至。秋時單衣不能再穿。棉夾都寄在長生庫內。沒奈何只得向朋友那裏借幾件舊衣禦寒。可憐我一片痴心還只想等那家交易所開幕。有日進去辦公。便是發財的機會。不料日前報上登着這交易所有折扣發還股本的消息。魏師兄你想我多少心思。若干汗血。換得這樣一個結果。教我還有甚面目回去見故鄉父老呢。說到這裏。淚流如雨。執中也聽得滿腹閑愁。不知怎樣的安慰他方好。正所謂愁人相對。兩個人都無話說。半晌執中始問范策。裴師兄你現在抱何宗旨。究竟還預備回去呢。或者再聽聽這交易所消息。范策搖頭嘆道。此刻他們那裏取消的消息已露。何必再守株待兔。就是我到此山窮水盡的時候。要不回家也是不能夠了。只是我當初出來之時。衣冠齊整。古往今來只有衣錦還鄉方可榮宗耀祖。我現在落得這般模樣。豈不成了衣錦離鄉破衣歸里。有何面目見妻兒老小。祇恐只能夠流落異邦。做

一個他鄉之鬼。咧說到這裏。又掩面哭。一個不住執中聽得傷心也幾乎流下淚來。忙說裴師兄。你休講這些話。古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此言雖不脫迷信之談。然而却大有意思。人生成敗未嘗沒有定數。爛羊作尉。屠狗封侯。人說其倖。我謂其命。則兄之一番困苦。或者是老天磨礪英雄的作用。來日正長。你我正在青年。何遽灰心之有。偷你現在預算。回鄉缺少盤纏。和贖回幾件單夾衣裳的話。做小弟的或者力尙可爲。包你回家。不致被鄉人嘆你衣敝縕袍便了。范策聽了。不勝感激。說難得魏師兄如此仗義。教我裴范策將來作何報答呢。執中道裴師兄說那裏話。你我同學不異兄弟。說什麼報答。不報答。正言時。忽覺頸項內奇癢。難熬。伸手摸着。一物取出一看。原來是個赤豆大的臭虫。吃得滿身血飽。其臭無比。執中一見。驚得跳將起來。甩手不迭。范策問他什麼事。執中顫聲說一個虫。一個虫。范策說可是臭虫麼。這乃是此地的土產。我幸虧有他。消消遣。不然到夜游玩沒。

鈔。要睡。睡不着。可真的要煩悶殺了。執中覺他如此消遣。倒頗別緻。然而這張床上。可再也坐不住咧。本來他還要同范策多談一會的。此際祇能告辭。說明日再來候你罷。范策道。魏師兄倘若貴忙。我就到府上奉訪也使得的。不必勞你貴步了。執中道。那個不妨。因我也耽擱在親戚家內。還是到這裏來的便當。況我現在也沒有什麼事呢。范策滿口感謝。送到他棧房門口而別。執中一路回家。肚中盤算着。范策的事竟把麗娟那段話忘懷了。到家這位做媒的姑太太早已回府。所以執中更感觸不到。現在他所盤算者就是自己答應范策回家的盤纏和贖取單夾衣裳之資。極少也得三四十番爲數。雖然不多。奈自己眼前還未有賺錢的地方。要向嬸母手中拿時。究竟替朋友籌措盤川使費。不是正當用度。這句話未免有點兒說不出口。但又業已答應了他。無論如何必須要設法借給他的。因爲人當艱難的時候。得別人一諾。無異大旱聞雷。倘若失了他的信。其失意還說得。

出。嗎。自己。眼。前。究。竟。比。他。寬。裕。一。點。他。乃。是。異。鄉。客。地。舉。目。無。親。已。到。山。窮。水。盡。
的地。步。了。我。要。不。提。拔。他。一。把。與。見。死。不。救。何。異。所。以。我。甯。可。拿。衣。服。出。去。典。質。
以。助。他。回。家。的。盤。纏。便。了。主。意。打。定。隨。開。箱。檢。出。了。幾。套。舊。外。國。衣。裳。因。他。素。服。
洋。裝。雖。有。幾。身。中。國。袍。褂。都。是。多。年。以。前。做。的。恐。其。不。合。時。宜。當。不。起。價。所。以。只。
揀。外。國。衣。服。可。憐。他。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上。典。當。不。知。道。當。舖。中。對。於。抵。押。的。
物。件。作。何。折。扣。自。己。估。算。估。算。借。與。范。策。四。十。塊。錢。現。在。這。裏。有。四。套。衣。服。當。初。
做。時。候。每。套。不。都。要。四。五。十。元。麼。算。他。舊。了。打。個。對。折。上。當。舖。抵。押。再。打。一。個。對。
折。以。四。作。一。計。算。四。五。十。番。大。約。可。以。當。得。到。了。離。他。家。不。遠。本。有。一。所。當。舖。執。
中。因。自。己。出。進。慣。的。恐。當。舖。中。人。認。得。了。笑。他。所。以。甯。可。走。得。遠。些。到。另。一。家。當。
舖。中。送。上。櫃。抬。一。張。臉。早。漲。得。紅。了。朝。奉。問。他。要。當。多。少。執。中。羞。得。張。口。結。舌。回。
話。不。出。朝。奉。還。當。他。是。個。聾。子。高。聲。說。喂。朋。友。問。你。這。幾。套。舊。洋。裝。要。當。多。少。錢。

呢。執中聽他一開口就說舊洋裝更覺討價不出囁嚅多時始硬着頭皮說我要當五十塊錢那朝奉一聽不由哈哈的笑將起來道老兄你大約還是第一次上典當呢這幾件衣裳就新的也當不到五十塊錢老實告訴你外國衣裳不比得中國衣裳值錢無論你做價多少譬如一件綢紗棉袍子做價不過二十出零三十不到的數目你穿得半新舊到我們這裏來典質時我們出足也可十一二塊錢換了一套外國衣裳三件頭連馬甲做價怕不要四十出頭嗎然而拿八分新的來當我們出足祇有五塊大洋皆因開典當不能不預備着沒沒下來中國衣裳是熟貨只消身材相仿的人都可穿着外國衣裳乃是冷貨便身材長短合了。背有背的高低胸有胸的闊狹做時候都是量人配料換一個穿了便無樣式所以極爲難銷我們典當中也最不歡迎這種物件你這四套衣服討價五十元恰正大了十倍換別人祇能夠還你五塊錢我現在出足你八只大洋不論好歹作

兩塊錢一套你愛當的便當不愛當上別家恐怕還出不到我這個數目呢。執中聽了一肚子惹氣面上更說不出的羞愧八塊錢那裏願當依舊包了出來換一家果應了這間那朝奉的話還價格外小了。執中無可如何原包出去仍舊原包回來想想外國衣服既然當不起價中國衣裳橫豎久不穿了就當掉亦何足惜。於是。他重復翻箱倒籃搜出些小時候穿的棉夾衣服還有幾件皮的尺寸雖小面子倒還簇新鮮的併併括括打了一個大包暗想這許多東西怎樣的拿出去呢。若被嬸母看見一定要動問的看看時候也不早了不如暫且放着待明日早起他往小菜場買飯菜的時候再運出去質了錢送與范策不遲主意打定遂看了會書報然後安息次日清晨就起來了候着陶氏提籃上街他也攜包出後門到當舖中典質這回算遂了他的願當到四十塊大洋他自己一個不留如數給了范策范策千恩萬謝執中問他何時回家范策說至多再耽擱兩三天工夫就

要回去了。我本來馬上可以動身的。祇因有幾個同學從前幫了我忙。此番回去。免不得要一一向他們告辭。不別而行。於理終有未當呢。執中也贊成他這句話。索性好人做到底了。自己橫豎別無忙事。便陪着他訪友留言。摒擋行具。名爲三天。倒忙了四日。方得送他登程。不知不覺。一星期已過去了。這天禮拜六。正是麗娟由學堂中回來的日子。執中早起。撕月份牌。看見了禮拜六三字。心中斗的一驚。暗說這幾天日子怎過得格外快了。今兒妹妹不又要回來了麼。他吃的東西。還一點兒沒有端整呢。原來麗娟每禮拜回來。執中必買些他愛吃的糖菓食物。來家兩人共食。這幾天因伴着范策在外奔走。幾乎把日子忘却了。當時就急匆匆上街去買他的食物。在這時候。他可想起了三姑太太說親和送照片這件事來。咧連日奔馳在外。也不知他男家那裏照片曾否拿到。今兒妹妹回家。嬸娘怎樣的給他觀看。妹妹見了作何感想。置自己於何等地位。這件事彷彿決鬥一般。

要看最後五分鐘的勝利了。他心事重重買完東西也沒意思再遙別處匆匆回轉家中將紙包丟在書案上自己脫下大衣除掉帽子也不掛上衣鉤就向寫字椅上一丟退向床面前一張搖椅上坐下覺五中栗碌不知轉的什麼念頭時而范策回家時而妹妹出嫁又想起三姑太太說話時那副嘴臉照我一看分明是一個翻覆無定信口生風的人物何以嬸母還輕信他的言語實在令人奇怪這也不能怪他都爲從前舊法女子無才便是德這句話種的因果嬸母當年也是少受教育缺乏普通知識的緣故便三姑太太也何嘗不然他們只曉得添言造語撮合人家的親事以爲完人婚姻便是世界上莫大的功德然而於別人子女的一生幸福和榮譽都可置之不問這般筋骨舊女界中人十居八九說什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固宜遵從而媒妁之言難免虛偽偏偏爲父母者又大都喜歡聽從媒妁的言語於是乎婚姻大事都成就在謾言謊語之中了雖然

有幾個美滿姻緣却要看其人自己的幸運。猶之買發財票一般。中則登天敗則塗地。然而究竟敗的多而勝的少呢。現在燭母的見解錯了。不知妹妹可能不爲浮言所動。保持我們舊日的盟言否。一念及此。心血潮湧。覺得胸前數數起伏呼吸甚促。自知想着了魔。雖欲強制這顆心不涉妄想。無奈此心不由他自己做主。動不動就想到這椿事。上去了吃飯時候。陶氏喚他出來吃中飯。執中覺肚子飽漲不堪。那裏還袋得下東西。祇可推託適間出去。已用點心。飯不吃了。陶氏那知就裏。自去用他的中膳。執中仍坐在適間那張搖椅上。不曾移動一步。然而他的心裏頭祇恐上下五千年。縱橫九萬里。念頭都轉到了呢。這時候除着時鐘擺動的聲音之外。他這間房中倒是萬籟俱寂的。斗然一陣笑聲。從門外直衝進來。不知來者是誰。且待下回分解。

澹盦啓事

鄙人前爲廣益書局編上海雜誌時。曾譯有『一夕話』小說一篇。署名『嘵雯』。擬刊入第二期中。後雜誌停辦。原稿並未收回。去歲濟羣向余索小說。即以此篇付之。不意廣益書局編小說。鄂擅將『一夕話』刊入。並未咨照鄙人。以致一稿兩見。署名又彼此不同。誠恐閱者不察。發生誤會。除向廣益詰問外。合再聲明。

照妖生鑒。請示眞姓名及通信處。爲盼澹盦又及。

西西君鑒來函。敬悉乞示通信處。以便奉覆。濟羣啓。

刀馬旦與武旦區別之點

值課者鄭醒民

刀馬旦與武旦有無相似之點。究以何者爲區別。海內不乏熟悉菊部掌故之士。如蒙指教。自當略備薄酬。以答雅意。來稿寄寶山路世界書局紅雜誌編輯部。轉鄙人收。

彼之祖父聲稱



何以此兒如此強壯肥美因服嬰孩自己藥片爲彼自己之藥也

南京永年人壽保險公司總經理卞
鴻欽先生來書云今年春幸舉一孫
故而常備嬰孩自己藥片稍有不適
按照仿單飲服迄今身體強壯日見
肥胖足見嬰孩自己藥片確係育兒
之聖藥特附小孫照片一紙以鳴謝
懶嬰孩自己藥片係英國通用小兒
之靈藥專治嬰孩 胃弱不化 大便
便秘結 腹痛 肚瀉 痰厥
熱出牙各症以及蛔蟲等患如尊處
無從購買祈卽郵寄郵票大洋六角
至上海江西路第六十號韋廉士醫
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此藥片
可保絕無危害卽最幼稚初生之嬰
兒亦可餌服且服後立即平安得天
然康樂之安睡能使嬰孩得循序長
成也

丸鳳白鷄烏 聖華科婦

聖經
藥科

謹告諸君白鳳丸市上多矣欲購真正有效驗之烏鵲白鳳
丸請認五彩花鐵盒盒面彷單印有農商部嘉獎一等獎章
庶不致魚目混珠才浩略列月經不調經期腹痛赤白帶下
孕血崩小產氣鬱痞塊飲食不思胎動腹痛產後失調各症
難以盡述不論胎前產後一切婦女百病均見神效無病服
之可壯身補體活血通經能免後來之病源誠婦科獨一無
二之聖藥也（價目）一品每丸洋一元加料五角雙料二角
半單料一角加料小丸每兩五角單料二角半
函購卽寄贈送丸藥全集 總發行所上海河南路老巡捕
房對門廣東種德園老藥店 電話中央五〇一六號



標紅牛夏露
創製此露研究經年
著現選七州發去

繪圖童話大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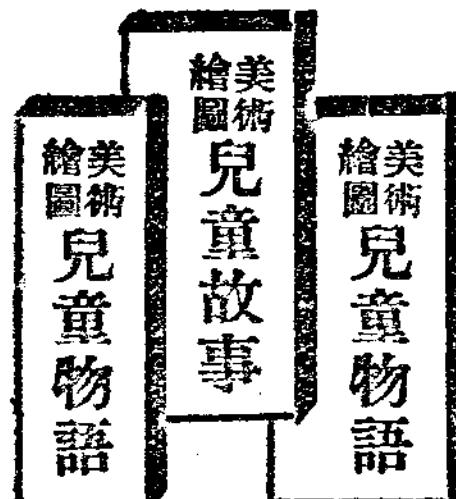
若要兒孫聰明并快樂

家庭教育不可少

談談故事說說笑笑

童話大觀——趣味頂好

- 可以滿足兒童的欲望
- 可以開發兒童的思想
- 可以啓迪兒童的智慧
- 可以活潑兒童的興趣



用足洋票一費購埠折售分元洋圖術面色冊九精全
●通十代郵加寄西外七寶八一價插美封彩大裝書

投稿簡章

一本雜誌除長篇外其餘短篇小說及各種小品
文字一律歡迎投稿
一小品文字以滑稽有味者為合格
一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一來稿一經刊出著作權即歸本社所有
一酬資由本社酌定每逢陽曆月底結算遇簽字
單向會計部支取
一却稿者請於稿末註明揭載後酌贈本期雜誌
一冊或數冊
一來稿無論發否概不發還惟附有郵費及掛號
費者不登當於一個月內奉候
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閘北寶山路西虬江路世
界書局紅雜誌編輯部收
一抄襲家幸勿惠顧

版權所有不准轉載

編輯主任嚴獨鶴
總理事編輯施群
發行者世界書局
刷印所世界書局
分發行所世界書局
△價目
北京上海天津馬路紅屋書局
漢口廣州長沙電話中四七二三

| 全年 | 五十册 | 實售四元 外國四分 | 零購每册 | 實售一角 每册郵費 | 半 年 | 廿五册 | 實售二元 一角 | 本國一分 日本三分 |
|----|-----|--------------|------|--------------|-----|-----|------------|--------------|
| | | | △價目 | | | | | |

The Scarlet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ook Co; Ltd Shanghai.

▲寶號欲求營業發達……

▲請至世界書局接洽



代撰文體
代繪圖畫
代做廣告
代擬商標
代製仿單
代謀推廣

商戰競爭日烈凡百營業非推廣
難以戰勝本局特聘商業專門人
才設立信託部代辦各商店一切
推廣事宜一經委託無不盡心劃
策力謀發達俾獲厚利而圖久遠
各商號盍速來乎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承印

▲印刷考究……

▲取值低廉……

▲約期交貨……

▲決不遲延……

本局自備各種鉛印五彩石印並請專
門技師承印下列各種印刷盡心從事
如有委託無任歡迎

傳單·廣告·月份牌·股票
商標·招貼·文憑·卡片·仿單
錢票·鈔票·委任狀·禮券

上海四海路馬四界書局謹啓